

普燈錄

一之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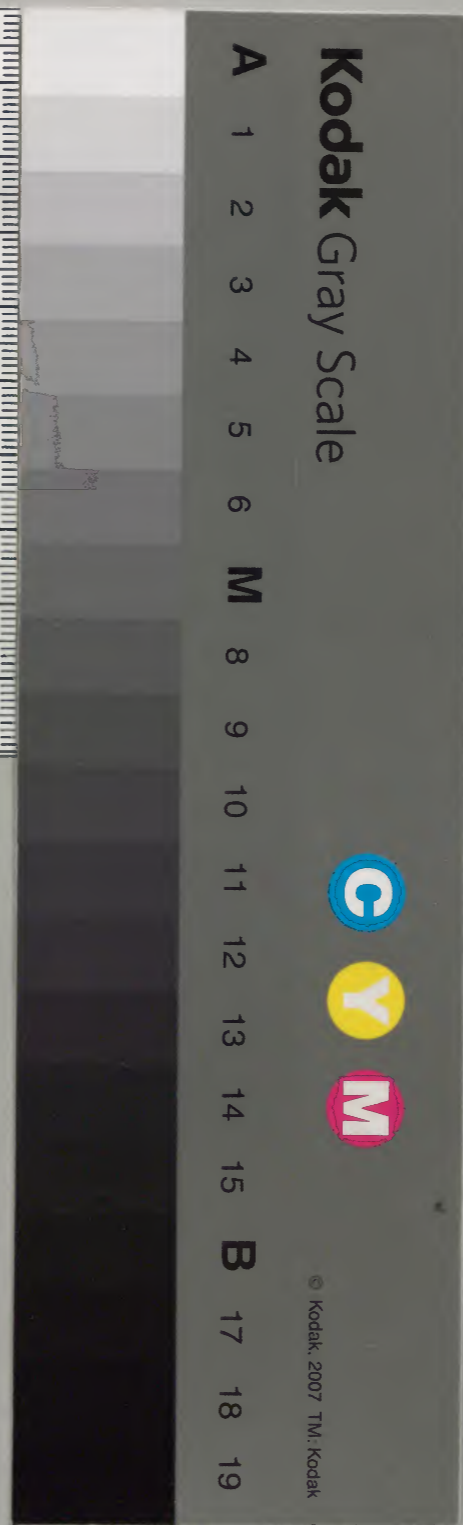
漢書門類		三三三	三三三	三三三	三三三
函架		九	五	五	五
冊架		一	四	四	四

庫文閣內		漢書	三三三	三三三	三三三
函架		一	四	四	四
冊架		一	四	四	四

釋家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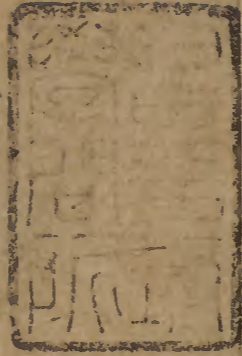
內閣文庫		漢	3335
冊數	14	(1)
函號	310	122	

310-122



晉燈錄

三三



淺草文庫

雷庵受禪師行業

師諱

正受字虛中號雷庵出蘇之常熟

幼氏年十六隸儒業因游邑之慧日寺與

其僧心堅語異其敏惠類若夙習乃曰世境

虛幻若年一瞬讀世書選官盡若究出世法

以選佛非師善其言毅欲超俗坐孤養母懷

不敢發居樹蔚若省失母恠而詰之具道所以

頗難之師遂舉偈曰唱徹黃鐘宮吹成大石調

萬古絕知音驢揀濕處屎母知其志不可奪即

赴想於外祖法身成之俾禮隆瀛落登具遊方

首見應庵華於大童撲緣不契回淨慈依月
堂昌之峭峻少許可識師於室中留侍左右且
指續燈喟歎曰佛祖之道潛通廣被曾何僧
俗之間是書獨取於比丘而於王侯士庶尼師皆
遺而不錄燈雖曰續如照之不普何尔盍為擬所
闕遺扶貝宗眼者備成之善燈之作遂權輿
矣尋認無庵全於道場瞻堂遠於虎丘仁伽
壹住中竺延真上首未幾還里真杏梨王化萬
壽一見相得俾之分座說法師視之不屑度元
之初泛雪過都憩湖上之壽星院條然返闕

邈與世接愚時僅樞衣予進請益竊謂建康
西末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不立文字及傳二祖付
楞伽四卷以印佛心非文字而何願桂其惑師開
示善巧疑情冰釋因言是經溫與讀者尚不能
句請為誇辨以聿來學當為毀梓師乃欣然發
揮義趣又因寂音所著楞嚴證正補苴廣為合
論維踐月臺之屬成善燈二十卷歲十七遷而絕
編表進于朝三書咸板行于世又截經四大部華
嚴居一焉李長者復衍而論之文富義博鮮有能
終誦者師乃始櫛樞要莫弟兄長貫八十卷之

經兼四十卷之論東為三卷言約理詣如指諸掌悉
家指授師天次貞純至識見超卓以闡教弘宗
為心斥遠聲利故屢却名利之招方遁跡巖密庵
居坊郊廼以嘉定改元歲在戊辰示微疾索筆書
偈奄忽而逝時十一月廿八日也壽六十三臘四十七
亥未歲元日授法弟子武德卽敬庵黃汝霖謹誌

進

聖宋嘉泰普燈錄上

皇帝書

月日平江府報恩光孝禪寺僧受謹昧死上書
皇帝陛下臣聞孤山智圓之言曰吾道如鼎也三教
如足也足一虧而鼎覆焉臣嘗慕其人稽其說乃知
儒之為教其要在誠意道之為教其要在虛心釋之
為教其要在見性誠意也虛心也見性也異名同體
究厥攸歸無適而不與此道會 聖帝明王以精一
相授九默躬行亦豈外是智圓其知言哉然釋氏見

性之道自如來於三藏所詮之外乃以先佛一心法
印付上足飲光自飲光至達磨凡二十八傳達磨西
來至于曹溪是為六祖合而言之為三十有三如燈
傳燈光之相續故付法藏傳曰以此慧燈次第傳授
自達磨而來則此燈分輝廣照雖佛祖不可得而掩
蔽矣不可得而掩蔽則往往其人謂之流通其語謂
之總持總持之為言也則有佛祖之異以佛而言者
謂之結集即尊者阿難是矣以祖而言者謂之編錄
即沙門道原是矣若夫世尊以青蓮目顧視飲光飲
光但一微笑達磨命門弟子各言其所得二祖唯禮

三拜其旨固不可以語言結集編錄然顧視而微笑
扣問而作禮蓋亦心傳冥契之跡耳發明後學自茲
而始孰謂不可以集錄哉維其金章玉句歷涉梁隋
之來雖嘗間著於簡編尚亦未精於筆削故不能表
表暴白于世至我宋勃興聖聖相繼祖述既
彰於洪烈睿證咸極於法源繇是七佛之微言
諸祖之奧旨粲然備見乎龍藏琅函之間則三燈是
已臣頃侍淨慈佛行禪師道昌一日指續燈錄喟然
謂臣曰三草二本之不同及其受潤則一也彼之云
潤者即此之被照也夫燈之明等及一切初不擇物

而照何獨收於比丘而遺於帝王公卿師尼道俗
耶如梁武帝問聖諦於達磨即棄有為唐肅宗請塔
樣於國師後明深旨裴休契機於黃檗白居易悟於
烏巢丹霞出於名儒龐蘊生於俗俚古之劉鐵磨未
山尼靈照女凌行婆皆載之諸集系之祖圖獨是錄
未嘗及之燈雖曰續惜其照之不普汝能擇正悟抉
宗眼以補其遺則我志也靈隱佛海禪師慧遠亦嘗
督臣為之臣因自惟祝髮入道安逸林下微此無以
仰報 聖君賢臣天覆海涵之恩即佩服二師之訓
絲昔之今凡三燈之所不與者莫不旁搜曲取會粹

攷覈於十有七年摛樵以成是書垂三十卷目錄三
卷擬命其題曰 嘉泰普燈錄謂既備於衆機庶可
名之以普况其間登載 聖朝

太宗皇帝至

孝宗皇帝宸音 聖訓及熙世名臣見道因緣按諸
奏對等錄紀述頗詳而傳廣續三燈調未始有臣伏
覩景德之初宣慈禪師道原所 進傳燈錄

真宗皇帝有旨 命翰林楊億撰序以 賜天聖之
初駙馬都尉李遵勉所 進廣燈錄

仁宗皇帝親製序以 賜建中靖國之初佛國禪師

惟白所進續燈錄

徽宗皇帝亦親製衣序以賜爲其道可以參贊化育
啓迪生民故得膺上聖之發揮爲有國之靈鎮
臣顧惟何幸而是書復得際遇於陛下成第四燈
夫以傳燈二十年之後而有廣燈廣燈七十九年之
後而有續燈續燈百有一年之後而有普燈非天所
相昌其使然恭惟

皇帝陛下法天剛健履道希夷丕承無疆之休
增錫有永之祚會三教同歸於至治建皇極益
宣於重光典御萬方宏濟羣品自然玉燭調

金輪統車書同民物阜佛法於今正賴陛下舉而
振之譬如大功德天清淨摩尼寶珠雨於陛下之
手固不稱慶普燈之行茲維其時臣謹繕寫嚴爲兩
封躬詣登聞檢院投進伏望陛下尚憶靈山
付囑之切仰稽列聖外護之隆有彰千載之逢略
賜乙夜之覽乞詔景德天聖建中靖國故事特據
睿斷錫以序文冠于卷首俾祖門微旨增重於
將來流芳於不朽仍乞降付福州東禪寺與大藏
一就刊行庶幾佛法帝道萬世同昌顧不盛歎臣
安敢不揆狂僭妄擬前修仰希聖製以干鈇戡

之誅誠以生逢 昌運蒙被 至化念佛祖之傳授
慮載迷之闕遺機動籟鳴不能自已赳赳退縮至于
再三是以藉藁山樊冒昧塵 獻尚冀 頒行式禪
宗教寔為法門莫大之幸倘臣祕之行篋不過一私
書耳此燈何自而普哉持此一毫善力恭祝 兩宮
聖壽無疆 國祚延鴻 天眷綿行實臣之至禱至
願忤犯 宸嚴罪在 不赦臣下情無任激切屏營
之至

嘉泰普燈錄總目

- 示眾機語二十一卷 十一之一
- 聖君賢臣二卷 二十二之二
- 應化聖賢一卷 二十四拾遺附
- 廣語一卷 二十五
- 拈古一卷 二十六
- 頌古二卷 二十七之
- 偈贊一卷 二十八
- 雜著一卷 二十九

嘉泰普燈錄總目終

嘉泰普燈錄卷第一

平江府報恩光孝禪寺巨僧

受編

紀佛祖

傳燈曰如來將化預命摩訶迦葉云吾以清淨法眼
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正法令付於汝汝當護持
并教阿難貳其傳化無令斷絕廣燈曰大迦葉謂阿
難云婆伽婆未圓寂時多子塔前以正法眼藏密付
於我我今傳付於汝原是二者蓋體涅槃及阿含等
經承述之也爾後祖祖授受凡二十八傳至菩提達
磨自達磨五傳而至曹溪曹溪一傳而角立是為青

原是為南嶽自青原南嶽不十傳則嶽分矣曰臨濟
曰曹洞曰雲門曰臨仰曰法眼其印度佛祖密乘奧
旨歲時詳略皆備冠乎傳燈三錄之首今茲纂集不
復稠疊直自此土初祖菩提達磨以下依次編錄垂
之無窮獨瀉仰法眼數傳而絕者不可得而載焉
宗師機緣未詳
當留以俟來哲

六代祖師

- 初祖菩提達磨大士
- 二祖慧可大士
- 三祖僧璨大士

- 四祖道信大士
- 五祖弘忍大士
- 六祖慧能大士

曹溪分派宗師

- 吉州青原弘濟行思禪師
- 潭州南嶽大慧懷讓禪師
- 南嶽石頭無際希遷禪師青原世
- 江西馬祖大寂道一禪師南嶽一世
- 隆興府百丈大智懷海禪師南嶽二世
- 荊州天皇道悟禪師青原二世

三宗正傳宗師

澧州藥山弘道惟儼禪師青原二世

筠州黃檗新際希運禪師南嶽三世

澧州龍潭崇信禪師青原三世

潭州雲岩無住曇晟禪師青原三世

鎮州臨濟慧照義玄禪師南嶽四世

常德府德山見性宣鑒禪師青原四世

筠州洞山悟本良价禪師青原四世

福州雪峰真覺義存禪師青原五世

韶州雲門大慈雲匡真弘明文偃禪師青原六世

魏府興化廣濟存獎禪師南嶽五世

南康軍雲居弘覺道膺禪師青原五世

汝州南院慧顥禪師南嶽六世

隆興府鳳棲同安丕禪師青原六世

汝州風穴延昭禪師南嶽七世

益州香林澄遠禪師青原七世

隆興府同安第二代志禪師青原七世

汝州首山省念禪師南嶽八世

隨州智門光祚禪師青原八世

常德府梁山緣觀禪師青原八世

汾州大中無德善昭禪師南嶽九世

慶元府雪竇明覺重顯禪師青原九世

郢州大陽明安警玄禪師洞青原九世

已上分派正傳宗師語具三燈除同安第

二代外並不列章次

聯芳宗師

筠州洞山延禪師嗣曹

襄陽府石門獻蘊禪師林嗣青

襄陽府廣德第一代道延禪師林嗣青

洛京靈泉歸仁禪師山嗣疎

敗闕且未見一箇是盜狐白裘底午脚金山恁麼剖
判諸方聞得無不努唇胖背何也如今即是覺苑含
春風習習菩提樹上華簇簇豈知迦葉有宗風盡把
立微為眼目致使金山這裏土曠人稀相逢者少然
性已習成難為改革金山乍可凍殺餓殺終不肯著
他鷓鴣真布衫所以為善知識者譬金鑊於病猿碎衣
珠於醉客尚未免止漈棲蘆不可向葛藤社裏說心
說性說立說妙去也金山終不事悠悠一言道合死
即休大鵬展翅蓋十洲籬邊之物鳴秋令上堂世
間所貴者和民之壁階侯之珠天聖喚作驢屎馬糞

出世間所貴者真如解脫菩提涅槃天聖喚作反沸
椀鳴且道恁麼說話落在甚麼處故不是取捨心重
信邪倒見諸人要知麼猛虎不顧几上肉洪爐豈鑄
囊四錐 僧問吾有大患為吾有身父母未生未審
此身在甚麼處曰曠大劫來無處所若論生滅盡成
非云恁麼則周徧十方心不在一切處曰泥裏撼椿
廬山開先善暹禪師嗣德臨江人也徧游師席以明
悟為志依德山日值山上堂顧視大眾曰師子鬚伸
象王回顧師猛者因入室陳所見山曰子畢竟作麼
生會師回顧云後園驢喫草山然之後至雪竇云與

語鋒投喜其超邁日曰海上橫行暹道者遂命分座
四方英衲敬畏之一日舉令出世師至夜書二偈於
壁遊去偈曰不是無心繼祖燈道慚未厠嶺南能三
更月下離雲竇眷々無言恋碧層二十餘年四海間
尋師擇友未嘗閑今朝得到無心地却被無心趁出
山晚年衆請滋甚遂闡法開先以慰道俗之望 上
堂曰德山先師道落葉霜爪青黃間紅赤也何也片
西片東衲僧家謂之無味之譚若雜揉不分則一切
渾成若離披去也則一彼一此是以祖師道不是凡
動不是幡動還有見祖師底麼於此未證不惜眉毛

為汝說破但請孤運其照各究其源謂之落葉歸根
諸禪德佛法事大開先說得天華亂墜於汝諸人分
上著一點不得何故如人上山各自努力 僧問師
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曰一月在天 問如何是祖
師西來意曰洛陽城古云學人不會曰少室峰高
問年窮歲盡時如何曰依舊孟春猶寒 問雨雪連
天為甚磨孤峰露頂曰有甚遮掩處 其開堂語要
濠州南禪聰禪師 嗣北禪感 僧問如何是大道根源曰
雲興當午夜石虎叫連宵
潭州道吾詮禪師 嗣石門遠 僧問達磨未來時如何曰

番人不展陣漢地沒胡蹤云來後如何曰八方歌道

泰一國賀無私

鄧州廣濟方禪師 嗣石門遠

僧問如何是佛曰騎牛趁

春草背却少年爺

問寶劍未磨時如何曰烏電鵠

黑且云磨後如何曰庭柱掛燈籠

嘉泰普燈錄卷第一

音釋

唱切 愧切 扶切 一切 粹切 骨切 攷切 同切 老切 敷切 下切 華切 擔切 舉切 蕙切 撫切 隻切

葉縣歸省禪師法嗣一人

舒州浮山圓鑑法遠禪師

石門慈照蘊聰禪師一名法嗣五人

鎮江府金山達觀曇穎禪師

荆南府竹園法顯禪師

唐州大衆道禪師

駙馬都尉李遵勗居士語見賢臣

丞相英公夏竦居士語見賢臣

廣慧元璉禪師法嗣一人

內翰文公楊億居士語見賢臣

青原第十世雲門四世

雪竇明覺重顯禪師法嗣六人

紹興府天衣義懷禪師

湖州報本有蘭禪師續燈語具

岳州君山顯昇禪師

平江府水月慧金典座

南嶽雲峰元益首座語見賢臣

俗撰曾會居士語見賢臣

洞山曉聰禪師法嗣二人

南康軍雲居曉舜禪師

郎中許式居士語見賢臣

北禪智賢禪師法嗣二人

隆興府法昌倚暹禪師

福州廣因釋要禪師

開先菩提暹禪師法嗣一人

東京智海正覺本逸禪師

青原第十世洞山六世

大陽明安警言立禪師法嗣六人

郢州興陽清剖禪師

惠州羅浮如禪師

復州乾明機聰禪師

襄陽府白馬歸春禪師

潭州福嚴審承禪師

舒州投子義青禪師已上宗師法嗣餘見續燈其後數世如之

續燈所錄機語有不能精備及闕遺者今

重依宗派編入

南嶽第十世臨濟六世

汾陽善昭禪師法嗣

袁州南源慈明楚圓禪師族李氏全之清湘人少為書生年二十二依成南湘山隱靜寺得度其母有賢

行使之游方聞汾陽道望往謁馬陽顧而器之經二
年未容入室見必罵詬及所聞皆流俗鄙事一夕誹
曰自至法席不蒙指示歲月飄忽已事未明有失出
家之利語未卒陽叱曰是惡知識敢神敗我舉杖逐
之師擬伸救陽忽掩其口乃大悟曰是知臨濟道出
常情僧寶傳叙師見汾陽時朝廷方問罪河東道
於雍熙丙戌入灊類斷養之語以師行實訂之乃生
平八年而師始生寂音失於討論矣服役七捨去謁
唐明舊神鼎非謹洞山聰暨登楊李三公之門機語契投
於是法道大振宜春守黃公宗且請開法南源次遷
道吾石霜福嚴興化都尉李侯遵昂奏賜命服徽

號上堂曰若向言中取則埋沒宗風直饒向下精
通敢保此人未悟所以山青水綠雀噪鷓鳴萬派同
源海雲自異未來諸佛口似燈籠過去諸佛應病施
方現在諸佛墮坑落壑且不落凡聖一句作麼生道
良久曰矢上加尖上堂藥多病甚細細魚稠便下
座上堂道吾打鼓四大部洲同參拄杖橫也挑括
乾坤鉢盂轉也覆却怕沙世界且問諸人向甚麼處
安身立命若也知得北俱盧洲喫粥喫飯若也不知
長連床上喫粥喫飯上堂上來也步步登高下去
也通身無礙所以道有時先敲後唱有時先唱後敲

有時敲唱同時有時敲唱不同時所以王登寶殿野
老謳歌如今還有謳歌者麼良久曰木人雖舉手石
女不擡頭吐 上堂法身無相應物現形豎起拄杖
曰這箇是拄杖阿那箇是法身這箇葛藤且止僧堂
伴殿穿入汝等諸人鼻孔裏去也四大海水在汝頭
上海龍王在汝指甲下汝等還覺麼若覺去書行三
十夜行八百脚下煙生頭上火起若也不覺飢來喫
飯困來眠卓拄杖下座 上堂以拄杖擊禪床石大
衆曰還聞麼不見道一擊忘所知更不假修持訣方
達道者咸言上上機杓嚴恁麼悟去分明悟得如來

禪祖師禪未夢見在且道祖師有甚麼長處若白言
中取則誤賺後人直饒捧下承當辜負先聖萬法本
閑唯人自閑所以山僧居福嚴只見福嚴境界晏起
早眠有時雲生碧嶂月落寒潭杳聲鳥飛鳴般若臺
前杪擢華香散祝融峰畔把瘦筇生磐石與五湖衲
子時話玄微灰頭土面住與化只見興化家風迎來
送去車馬駢闐漁唱瀟湘猿啼嶽麓絲竹歌謠時時
入耳復與四海禪人日譚禪道歲月都忘且道居深
山住城郭還有優劣也無試道看良久曰是處是弥
勒無門無著時 僧問如何是道曰踏着不嗅云如

何是道中人曰曾馱背負。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曰渾家送上渡頭船。問如何是佛曰水出高原
問如何是異類中人曰頭長脚短云謝師指示曰半
幅封全云直恁麼去也曰闍梨鼻孔爲甚麼在山僧
半裏僧無語師打。問山深覓不得時如何曰口使
能招禍。問東湧西沒時如何曰尋。問夜靜獨行
時如何曰三把茆。問寶劍未出匣時如何曰響云
出匣後如何師噓一聲。問鬧中取靜時如何曰頭
枕布袋。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曰堆衲地云見
後如何曰堆衲地。問一得永得時如何曰抱石投

河。問達磨未來時如何曰物逐人興。問佛祖不
立時如何曰舌上生茆。問古人封白紙意旨如何
曰家貧路富。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曰水深蓋不
得云出水後如何曰不礙往來者云華開後如何曰
南北聲云結子後如何曰餒魚餒鱉。問如何是香
禪曰鼻孔入地。問已事未明以何爲驗曰玄沙曾
見雪峰來云意旨如何曰一生不出嶺。問久昧衣
珠請師指出曰草賊大敗云走透無路也曰脚踢不
動以寶元二年正月五日沐浴加趺而逝壽五十四
夏三十二

筠州大愚守芝禪師族王氏太原人也幼棄家依潞
州承天寺試法華得度從賢首諸師嘗講金剛般若
名滿三河學者宗之時昭禪師出世沙水因往觀聞
其語異遂投誠入室未及闔疑情頓釋乃蒙印可出
住高安大愚後遷南昌翠巖開堂日向菴罷乃曰
問語且止山僧道薄人微素無德行叨承密諫諸官
僚同伸堅請陞於此座上荅 皇恩國祚永安法輪
常轉大衆且法輪作麼生轉欲得會麼須跡山上倒
翻身却來堂中疊足坐阿呵呵是甚麼飯羅裏坐却
受戒和泥合水恁麼過上士聞之熙々下士聞之肯

可子細思量却成口過要會麼一六三四二直言四
七一桃李火中開黃艮日出久立尊官伏惟珍重僂
上堂德山入門便捧臨濟入門便喝一捧一喝若雙
鋒而互出賓主未辨恁之而萬里望鄉開照用雙行
擬議而千差塞路到這裏如何話會棒喝齋施早已
賒古今皆贊出周遮二途不涉憑何說南海波斯進
象牙 上堂舉雪竇云一問一荅總未有事在假饒
盡乾坤大地草木叢林都為衲僧異口同音致百千
問難不消老僧彈指一下並乃高低普應前後無差
師曰翠岩即不然盡乾坤大地微塵化為衲僧各致

一問々々各別却向伊道許多衲僧皮下還有血麼
上堂一擊響玲瓏喧轟宇宙中知音總側耳項羽過
江東恁麼會得恰認得箇驢鞍橋作阿爺下頷上
堂翠岩路滑徒勞佇思又曰翠岩路嶮巖舉步涉千
溪更有洪源水泊々在嶺西擊禪床下座 僧問如
何是洪州境曰出入敲金鐙朱衣對錦屏云如何是
境中人曰朝去暮歸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曰天
寒日短 講金剛經僧問如是信解不生法相意旨
如何時有狗卧繩床前師踢之狗去乃問解麼云不
解曰若解即成法相嘉祐初示寂塔于西山

滁州瑯々廣照慧覺禪師

叙語見續燈

上堂曰剪除狂

寇掃蕩挽捨猶是功勳邊事君臣道合海晏河清猶
是法身邊事作麼生是衲僧本分事良久曰透網金
鱗猶滯水回途石馬出紗籠 上堂本來無一物壓
殺世間人直饒便分明坐在糞坑裏作麼生是透脫
一路妙音觀世音梵音海潮音 上堂拈拄杖曰盤
山道向上一路滑南院道壁立千仞嶮臨濟道石火
電光鈍瑯瑯有定軌坤底句各々高著眼高著眼卓
拄杖下座 上堂舉僧問馬祖如何是佛曰即心是
佛云如何是道曰無心是道云佛與道相去多少曰

佛如展牛道似握拳師曰古人方便即不可山僧這裏也有些子若無人買山僧自賣自買去也如何是佛岩前少瑞草如何是道澗下絕靈苗佛與道相去多少數片白雲籠古寺一條綠水繞青山上堂汝等諸人在我這裏過夏與你點出五般病一不得白萬里無寸草處去二不得孤峰獨宿三不得張弓架箭四不得物外安身五不得滯於生殺何故一處有滯自救難為五處若通方名導師汝等諸人若到諸方遇明眼作者與我通箇消息貴得祖風不墜若是常徒即便寢息何故裸形圓裏誇眼飾想君太然不知時僧問如何是無縫塔曰永鎮紅霞裏云如何是塔中人曰常伴白雲眠問如何是沙門行曰左手畫方右手畫圓問如何是賓中賓曰牛攜書劍謁明君云如何是賓中主曰卷起珠簾無可觀云如何是主中賓曰三更過孟津云如何是主中主曰獨坐鎮寰宇問如何是佛曰銅頭鐵額云意旨如何曰鳥嘴魚腮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曰貓兒戴紙帽云出水後如何曰狗子著靴行

舒州法華全舉禪師未詳族里號舉道者所造高遼汾陽稱之自并汾謁諸名宿靡不與酬酢咸推為飽

參住法華未幾遷白雲海會 上堂曰語漸也返常
合道論頓也不留朕迹直饒論其頓返其常也是抑
而為之 上堂釋迦不出世達磨不西來佛法徧天
下談玄口不用 上堂心不是佛智不是道且道是
甚麼刻舟尋劍膠柱調絃 僧問如何是本來宗曰
密室不通風却問僧你作麼生會云不會師曰春日
梯挑朶紅 問智識不到處如何曰三門不曾開朶
云誰是知音者曰口似鼻孔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
意曰唇紅齒白 問如何是佛曰手不如脚又曰蘆
芽穿膝 一日與僧山行僧問香林道老僧三十年

來不能打成一片便遷化此意如何曰老僧亦恁麼
復曰會麼云乞師指示師曰香林成一片老僧亦恁
麼不待此月終重為子決破至月末示寂 因
蘄州龍華曉愚禪師辨汾陽至五祖戒禪師處戒問
不落唇吻一句作麼生道云老大大話頭也不照
顧戒便喝師亦喝戒拈棒師拍手便出戒曰闍梨闍
梨語在師將坐具搭肩上竟不顧後住龍華 上堂
白摩騰入漢已涉繁詞達磨西來不守已分山僧今
日恁麼道也是為他閑事長無明便下座
撫州疎山曉珠禪師 僧問如何是佛曰五彩畫鴛

鸞問如何是透法身句曰皮穿肉綻云畢竟如何
曰雀噪鷓鳴

葉縣省禪師法嗣

舒州浮山圓鑑法遠禪師族王氏鄭之圃田人年十
九游并州見三交嵩禪師求出世法嵩顧其屋骨挿
腦目光射人且異之日汝當剃染隨三寶數乃可授
法云法有僧俗平日殊不知僧能續佛壽命師欣從
未幾遇嵩為衆入室一僧請問趙州栢樹子因緣嵩
詰之師旁侍忽契悟進具後謁汾陽葉縣皆蒙印可
天禧中至大陽明安與語遂以衣履命師求人續安

洞上宗旨元豐辛酉出住舒之太平興國次徙姑蘇
天平晚住浮山受請日上堂有僧出禮拜師曰大
獵之家豈藉狐兔雖然如是小慈妨大慈便打僧起
問大善知識言無所墮有出人眼如何是出人眼曰
黃河九曲云恁麼則真善知識曰陝府鐵牛乃曰
諸仁者欲得英俊麼仍須四事具備方顯宗師蹊徑
何謂也一者祖師巴鼻二具金剛眼睛三有師子爪
牙四得衲僧教活拄杖得此四事縱橫變態住蓮卷
舒高聳人天壁立千仞儻不諧此守死菩薩道者敗軍
之心何故棒打石人貴論實事所以到這裏得不脩

江耿耿大野雲凝綠竹含煙青山鏤翠風雲一致水
月齊觀一句該通已彰殘朽上堂諸佛出世建立
化明不離三身智眼亦如摩醯首羅三目何故一隻
水泄不通縉素難辨一隻大地全開十方通暢一隻
高低一顧萬類齊瞻雖然若是本分衲僧陌路相逢
別具通天正眼始得所以道三世諸佛不知有狸奴
白牯却知有且道狸奴白牯知有箇甚麼事要會麼
深秋簾幕千家雨落日樓臺一笛風上堂天得一
以清地得一以寧帝王得一以治天下衲僧得一禍
患臨身擊禪床下座上堂大丈夫擬欲絕刀裂陣索

霸王昇騰麼策一不得騰地繞足路布纏身高著眼
睛勿存依挂設使澄瀾渺邈同風而未可停舟雲月
彌天隱顯方豈披圓照儻或言超表略事越機諧觸
目荒榛論年放曠簷前捧日未是高明狹路分歧寧
同大轍應是從前會解平昔見知自負依佗宜須退
步直須乾曝之地水灑不著便是齧一粒米著一片
衣脚踏實地自不欺謾輒莫朝雲暮雨變化不同春
茂秋凋仇讎不動平生慷慨事合如斯山僧今日恁
麼道大似鞏縣茶瓶上堂垂慈則有法無法不垂
慈古人道未後一句始到牢關把斷要津不通凡聖

尋常向你諸人道任從天下樂欣欣我獨不肯如靈
龜負圖自取喪身之兆風索金網趨霄漢以何期須
於旨外明機莫向言中取則是以石人機似汝也會
唱巴歌汝若似石人雪曲也應和 僧向三世諸佛
不知有意旨如何曰弄巧成拙云狸奴白牯却知有
又作麼生曰飈鳥逆風飛 問衆手淘金誰是得者
曰入水見長人 問如何是面前事曰鼻孔云如何
是向上事曰眼睛 問金鏃慣調曾百戰鐵鞭多力
恨無雛學人上來請師端的曰誅龍之劍豈可揮蚩
僧噓々師曰而今大有如君者不到烏江未肯休

問路逢遠道人不將語默對未審將甚麼對曰玉樹
夜凋零不待在凡掃 問從上諸聖傳不到處請師
道曰番人愛裏鷓鼠帽云斬新日月特地乾坤曰鐵
鞭遙指賀蘭山 師暮年休於會聖岩叙佛祖奧義
作九帶曰佛正法眼帶佛法藏帶理貫帶事貫帶理
事縱橫帶屈曲垂帶妙叶兼帶金針雙鏃帶平懷常
實帶學者既已傳誦師曰若據圓極法門本具十數
今此九帶已為諸人說了更有一帶還見得麼若也
見得親切分明却請出來對衆說看說得分明許汝
通前九帶圓明道眼若見不親切說不相應唯依吾

語而為已解則名謗法諸人到此如何衆無語師叱
之而去未篇論南華直經曰莊子與惠子游於濠梁
之上莊子曰儵魚出游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
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
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
魚之樂全矣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云
者既已知吾知之而问我之知之濠上也郭象註曰
凡相知者果可以此知彼不待是魚然後知魚也師
曰郭象於魚猶髣髴矣且魚以水為命見於水即見
於魚所謂色心不二彼我無差其或離岸見水則水
外別有岸也水岸既立二法迭失魚水各異乃亂天
之經逆物之情其或情不逆經不亂均順天和魚相
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見岸即水見水即魚天地
一指萬物一馬空同實相一體無諸不待水而水不
待岸而岸不待魚而魚然後知魚水也首楞嚴經曰
如來藏中性水真空性空真水清淨本然周徧法界
隨衆生心應所知量又曰於一毫端現寶王刹豈惟
魚水矣又經曰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無異相無別相
前後際斷如此而無處不魚無處不水豈待游濠梁
之上然後知魚水哉

石門慈照蘊聰禪師法嗣

一名谷隱

鎮江府金山達觀曇穎禪師錢塘人也族丘氏於隆興寺得度神宇凜然嘗通內外墳典出游師席首謁大陽明安向洞上所立偏正君臣當明何事曰父母未生時事云如何體會曰夜半正明天曉不露師忙然乃往石門理前語云未審師意如何曰不道不是但口門窄滿口說未盡耳云如何是父母未生時事曰糞擊子云如何是夜半正明天曉不露曰牡丹華下睡貓見師愈疑一日以石頭執事元是迷契理亦非悟向之門曰你道此語是藥語是病語云是藥語

門叱曰汝尚以病為藥豈知祖師透脫意師聞灑然云如何受用曰語不離窠曰焉能出蓋纏師歎曰纔涉唇吻便落意思皆是死門終非活路即再拜禮辭初住舒之爐峰次遷因聖隱靜暨雪竇金山上堂舉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勤拂拂拭莫使惹塵埃又道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假拂塵埃師曰此二尊宿同床打睡各自做夢喫茶去上堂諸方釣又曲餌又香奔湊猶如蜂抱王因聖這裏釣又直餌又無猶如水底榛葫蘆舉拄杖作釣魚勢曰深水取魚長信命不曾將酒祭江神擲拄杖下

座上堂舉長沙岑和尚與仰山翫月次仰云人人
盡有這箇只是用不得沙云恰是倩汝用去仰云師
叔作麼生用沙踏倒仰山山云一似箇大蟲師曰仰
山喚作大蟲因聖道似箇在狗上堂山僧門庭別
已改諸方轍為文殊拔出眼裏楔教普賢休嚼口中
鐵勸人放開豁地手與汝斫却繫驢橛駐意擬思量
唱曰捏々參上堂始從度野苑終至跋提河於是
二中間未嘗說一字師曰世尊只知靈龜曳尾後人
不覺見兔守株上堂萬里長途去不回此人空道
已心灰若從因聖門前過須解逢春却再來僧問

如何是向去底人曰從歸青嶂裏不出白雲來云如
何是却來底人曰自從游紫陌誰肯隱青山問如
何是奪人不奪境曰家裏已無回日信路邊空有望
卿牌云如何是奪境不奪人曰滄海盡教枯到底青
山直得碾為塵云如何是人境兩俱奪曰天地尚空
秦日月山河不見漢君臣云如何是人境俱不奪曰
鶯囀千林華滿地客游三月草侵天問如何是和
尚家夙曰伸手不見掌云忽遇仙陀客來又作麼生
曰對面千里問師唱誰家曲宗夙嗣阿誰曰臨濟
云恁麼則谷隱的子也曰德山問土僧遷化向甚

歷處去曰驢胎馬腹云以何為驗曰種如是因獲如是果 向臨濟入門便喝德山入門便棒未審和尚如何為人曰靈雲見挑華云莫是和尚為人處也無曰趙州對栢樹 問如何是長法身曰拄杖長六尺云如何是短法身曰筭子短三寸云恁麼則法身有二去也曰更有方圓在 問馬大師一喝百丈三日耳聾意旨如何曰我平生不曾著人喝一生百龍耳云如何領會曰近來又眼暗太子少保李公端原嘗館之內園日夕問道故公卿求發藥者隨機開示悉令契入其辯才無礙王文康公夏英公諸鴻儒咸事以師禮錄其語曰登門集嘉祐四年除祕道侍者持書別揚州刀景純學士明且當行厚自愛刀發誠駭然急遣吏馳書報之船將抵岸師欣然登座叙出世本末及謝其輔替者囑令進修遂與監寺賢公補處下座讀刀學士書早大衆擁至文室加跌而逝五年元日也世壽七十有五僧臘五十有三 荆南府竹園法顯禪師 僧問萬法歸一一歸何所曰水深不見底云如何湊泊曰湏是本行人 問如何是道曰交橫十字云如何是道中人曰往來不相識 唐州大業遵禪師侍慈照日常問古人索大意旨如

何曰任他滅云滅後如何曰初三十一云恁麼則好
時節也曰汝見甚麼道理云今日一場因照使打師
即大悟有頃曰索火之機實快哉藏鋒妙用少人猜
要會我師親的旨紅爐火書不添柴

青原第十世

雲門
四世

雪竇明覺重顯禪師法嗣

紹興府天衣義懷禪永嘉樂清陳氏子也世以漁師
為業母夢星殞于屋乃及產元夕吉祥見時坐般
尾父得魚付師貫之師不忍乃私投江中父怒笞師
怙然如故長游京師依景德寺為童行天聖中試經

得度自言法華所記之後去謁金臺善業縣省微有
契晚至姑蘇禮明覺於翠峰今同汝名甚麼云義懷
曰何不名懷義云當時致得曰誰為汝立名云受戒
來十年矣曰汝行脚費却多少草鞋云和尚莫瞞人
好曰我也沒量罪過汝也沒量罪過你作麼生師無
語峰打曰脫空謾語漢出去入室次峰曰恁麼也不
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師擬議峰又
打出如是者數四徐為水頭因汲水折擔倏悟作投
機偈曰一二三四五六七萬仞峰頭獨足立驪龍領
下奪明珠一言勘破維摩詰峰間拊几稱善後七坐

道場化行海內嗣其法者迷龍象上堂舉法眼道
昇元閣為御街裏人說法師曰諸人還知崇壽佛殿
上虫勿昨夜三更大笑一聲三門頭金剛咄云你笑
箇甚麼我笑茫字宙人空延歲月兀六度時道德范
不修衣食斯費忽然築著箇羅老子禍事禍事上
堂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金色頭陀見處不真雞
足山中與他看守衣鉢三千大喻八百小喻大似泥
裏洗土塊四十九年三百六十餘會摩竭提國猶較
些子德山臨濟雖然丈夫爭似蜀賓國王一刀兩段
如今若有箇人鼻孔遼天山僧性命何在良久曰太
平本是將軍致不許將軍見太平上堂夜來寒霜
凜冽黃河凍結陝府鐵牛腰折盡道女媧煉石補天
爭奈西北一缺如今欲與他補却又恐大地人無出
氣處且留這一竅與大地人出氣參上堂虛明自
照不勞心力上士見之鬼神茶飯中下得之狂心頓
息更有一人切忌道著上堂光透日月明暗不收
智出聖凡賢愚不歷所以道不在低頭思量難得良
久曰是甚麼上堂須彌頂上扣金鐘畢鉢巖前
無人聚會山僧倒騎佛殿諸人反著草鞋朝游檀特
暮到羅浮拄杖針筒自家收取僧問天不能著地

不能載未審是甚麼人曰掘地深埋云此人還受安
排也無曰土上更加泥 問大修行人還具因果也
無曰只聞人作鬼不見鶴成仙云古人又作麼生曰
且識前話 問如何是古佛機曰得 問牛頭未見
四祖時如何曰長江無六月云見後如何曰一年一
度春 室中問僧無舌人能行拳無舌人能解語忽
然無舌人打無舌人無舌人道箇甚麼又曰罵魄連
霄叫鷄鳴終夜啼圓通門大啓何事隔雲泥晚年以
疾居池陽杉山庵門弟子智才佳臨平之佛日迎歸
侍奉才知蘇城未還師速其歸及踵門師已書偈遺

衆才問外塔已成如何是畢竟事師舉奉示之遂就
寢推枕而寂偈曰紅日照扶桑寒雲遮華嶽三更過
鐵圍按折蒼龍角壽七十二夏四十六塔全身於寺
東之原師嘗設百問勘驗學者今載其二又撫古今
尊宿契悟因緣號通明集盛行於世崇寧中 謚振

宗大師

岳州君山顯昇禪師 上堂曰大方無外含裹十虛
至理不形圓融三際高超名相妙體全彰迥出古今
負機獨露握驪珠而鎗物々々流輝擲宝釵以揮空
空々絶迹把定則摩竭掩室淨名杜詞放行則拾得

搖頭寒山拈掌且道是何人境界拈拄杖卓一下曰
瞬目揚眉處憑君子細看

平江府洞庭水月慧金典座慶曆中之四明依明覺
聞舉須彌山詔默有契一日欲往訊遇之殿軒覺向
汝名甚麼云慧金曰阿誰惠汝金云容少間去方文
致謝曰即今漸云這裏容和尚不得覺休去於是衆
所推敬命掌香積後告別覺迷偈送之曰野水輕舟
乘興分流秋光不盡誰也爭求握松為柄未極折柳
贈行豈休々々百川駭浪方空悠々它日復寄以偈
曰危衲枯藤一分天涯無侶道方存因思龍朔年

襄陽府洞山崇慧守初禪師嗣雲

建康府清凉智明禪師嗣雲

隨州護國演化知遠禪師嗣護

襄陽府石門慧徹禪師嗣石

江陵府福昌重善禪師嗣明

常德府德山慧遠禪師嗣雙

汝州葉縣歸省禪師嗣首

襄陽府石門慈照蘊聰禪師嗣首

汝州廣慧元璉禪師嗣首

丞相王隨見首山念語見賢臣

已上聯芳宗師皆有法嗣者語具三燈亦
不列章次後有法嗣無機緣者例此

傳廣二燈遺錄及未詳宗師

隆興府鳳棲同安第二代志禪師

隆興府同安慧敏禪師

襄陽府廣德第二代義禪師

郢州大陽堅禪師

潭州福嚴良雅禪師

吉州西峰祥符圓淨雲豁禪師

懷安軍雲頂德敷禪師

潭州北禪懷感禪師

襄陽府石門紹遠禪師

鳳翔府青峰義誠禪師

筠首座

襄陽府石門聰禪師

潭州神鼎洪諲禪師

潭州北禪智賢禪師語見續燈

殿院李琛語見賢臣

劔門慈雲重謚禪師

鎮江府金山瑞新禪師

廬山開先善暹禪師

濠州南禪聰禪師

潭州道吾詮禪師

鄧州廣濟方禪師

已上傳廣二燈遺錄及未詳宗師機緣語

句除北禪賢禪師李殿院外悉補於祖師

卷後云

六代祖師

初祖菩提達磨大士姓刹利帝南天竺國香至王之
季子也因二十七祖般若多羅行化其國王與三子

迎請供養施以無價寶珠祖知其授道時至顧所施
珠問三王子曰此珠圓明有及此否二王子皆云此
珠七寶中尊唯大士所對才辯清發稱有理趣祖歎
異之及香至歿衆俱號絕獨大士志求出家端坐不
動尋辭二兄禮祖足曰某素不顧國位欲以法利物
而未得其師以有所待今遇尊者出家決矣願悲智
見容祖與披剃受具即說偈付法眼藏仍讖往震且
歲月留難佛法隆替服勤四十餘年迨祖順世遂化
本國推六宗異解由是聲馳五印歲逾五紀度無量
衆後值異見王輕蔑三寶俾無胡宗首波羅提往詣

王所廣開法要王悟入悔謝遂問仁者之師其誰耶
日即王之叔達磨大士也王駭然久之敕令近臣邀
至宮掖為懺往咎大士復念震且緣熟行化時至乃
辭祖塔同學及異見王囑付護持王具大舟親率臣
屬送至海壖歷歲三周以梁普通元年庚子九月之
二十一日始達于南海廣州刺史蕭勵具主禮迎接
表奏武帝帝遣使齎詔迎歸京城十一月一日抵金陵
車駕郊迎延居別殿遂問聖諦機語不契至十九日
潛往江北史蕭昂具禮迎接表奏據明教禪師正宗
記乃曰祖以庚子普通元年至韶州刺史蕭勵迎接
具奏蓋蕭昂不曾刺韶州勵乃昂之子也以南北史

驗之則當以先是誌公修高座寺謂寺主靈觀曰當
正宗記為是有大乘菩薩自西而來廣化此國聽吾識曰仰觀兩
扇低腰捻鈎九烏射盡唯有一頭至即不至要假須
刀逢龍即住遇水即逃靈觀聞已默而識之十一月
二十三日届于洛陽時後魏孝明正光之元年傳燈
云太和
年和十寓止嵩山少林寺面壁而坐未嘗輒語人莫之
測有僧神光者久居伊洛博窮內外之書嘗歎曰孔
老之教粗述玄微經論之詮未盡妙理近聞達磨大
士住止少林至人不遙當造玄境乃夤夕參承大士
闕然屹坐莫聞誨勵光念曰昔六求道敲骨取髓布

髮掩泥古尚若此我何人哉其年十二月九日夜天
大雨雪光堅立不動遲明積雪齊腰大士見而問曰
汝久立雪中當求何事先泣曰惟願慈悲開甘露門
廣度羣品曰諸佛無上妙道曠劫精勤難行能行非
忍而忍豈以小德小智輕心慢心欲冀真乘無勞動
苦光聞斷其左臂置大士前大士器而謂曰諸佛最
初求道為法忘形汝今斷臂吾前求亦可也因臨別
名曰慧可光曰諸佛法印可得聞乎曰諸佛法印匪
從人得光曰我心未寧乞師與安曰將心來與汝安
光曰覓心了不可得曰與汝安心竟光即大契悟自

後同得開悟者數人魏帝聞其異三詔不至就賜伽
梨瓶鉢繒帛等九年欲返天竺命門人各言所得道
副等陳所得竟遂顧光囑令緜護說付法偈及識語
傳衣畢與其徒衆往禹門千聖寺止三日為期城六
守楊銜之說法歸少林寺端居而逝即孝莊永安二
年己酉十月五日也帝遣中使何弘簡馳書至梁告
哀武帝感悵久之下詔皇太子備誄文偕百官就奠
賜寶器一十六事充祭初繒百束為賻助之禮誄文見寶
林傳十二月二十八日魏詔奉全身塔於熊耳山定林
寺後三年武帝聞魏使宋雲見之葱嶺手携隻履而

歸即以所聞并魏啟壇事製始末行實唐代宗謚曰
圓覺大師塔名空觀傳燈云祖以後魏明帝太和十
九年丙寅歲卒以史考之太和
丙寅較天鑑元年壬午隔一十七年是時梁武帝尚
未立又况太和乃孝文帝朝年號明帝朝即無太和
之稱唯明教禪師正宗記編年次第與史傳雅
合往往集傳燈時以寶林傳為據故差之特甚

二祖慧可大士武牢人也生姬氏自承委寄繼闡玄

風博求法嗣至北齊天平二年有居士年四十餘不

言名氏作禮曰弟子身纏風恙請和尚與懺罪曰將

罪來與汝懺士良久曰覓罪性了不可得曰與汝懺

罪竟宜依佛法僧住士曰今見和尚已知是僧未審

何名佛法曰是心是佛是心是法法佛無二僧寶亦

然士曰今日始知果性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如

其心然佛法無二也祖然之即為剃髮曰是吾寶也

可名僧璨乃受具說偈付衣法後三十四載混迹人

間隋開皇癸丑三月十者六日因事怡然委順時年

一百七歲塔于磁州滏陽東北七十里德宗謚曰大

祖禪師

三祖僧璨大士未詳族里自謁大祖受度法隱于傳

舒之皖公山屬周武破滅佛法往來司空山十有餘

載人無知者至開皇十二年有沙弥道信年始十四

前禮足云願和尚慈悲乞與解脫法門曰誰縛汝云

無人縛曰何更求解脫信於言下大悟巾侍九祀屢
以玄微試之即授衣法往羅浮二秋回舊止六業二
年十月十五日受士民檀供已復為四眾廣宣心要
於法會大樹下合掌屹立而終奉真身塔於山谷寺
後玄宗謚曰鑑智禪師覺寂之塔

四祖道信大士族司馬氏世居河內後徙蘄之廣濟
生而超異於解脫法契如夙昔自續祖位誓不茹葷
者殆六十年隋大業中領徒抵廬陵值羣盜圍城七
旬乃解唐武德甲甲歲歸住破頭山禪侶雲集一日
至黃梅路逢小兒骨相奇偉遂問曰子何姓云姓即

有不是常姓曰是何姓云是佛性曰汝無性耶云性
空故祖默識之俾侍僧至其舍誘出家母亦知其宿
緣殊無難色祖以衣法付之未幾辛亥閏月四日誠
門人曰一切諸法悉皆解脫汝等各自護念流化未
來言訖安坐而逝壽七十有二奉真身于本山至今
塔戶不閉儀相如生代宗謚大鑿禪師塔曰慈雲
五祖弘忍大士蘄之黃梅人出周氏處女以栽松道
者假陰而生隨母姓焉既稟大鑿之任遂嗣化破頭
山咸亨中有盧居士者名慧能來謁祖問曰汝自何
來云嶺南曰欲須何事云唯求作佛曰汝嶺南人無

佛性安能作佛云人有南北佛性豈然耶祖陰異之
令著槽廠逾八月潛以所傳屈眴伽梨說偈行之且
曰昔達磨初至人未之信傳衣以明得法今信心已
熟衣乃爭端止於汝邊不復傳也兼記所隱之地能
禮辭捧衣南邁衆無知者祖自此不復上堂經四載
至上元二年忽告衆曰吾今事畢時可行矣即入室
安坐而逝壽七十有四塔於黃梅之東山真身迄今
不壞代宗謚曰大滿禪師法雨之塔

六祖慧能大士盧氏子父行瑫本范陽人也武德三
年左宦新州正觀十二年戊戌二月八日夜子時誕

質祥光滿室父亡三歲家貧母李氏徙居南海既長
市薪為養一日至邨聞誦金剛經至應無所住而生
其心豁然開悟歸告母以為法尋師之意遂往韶州
遇高行士劉志略結為友及為尼無盡藏說涅槃妙
理延居寶林寺四衆雲集俄成寶坊忽自念曰我求
大法豈中道而止耶即抵西山之石室遇智達禪師
指見黃梅大滿和尚滿見而器之令入廠下一夕密
授衣孟隱于懷集四會之間儀鳳元年正月八日屆
南海法性寺夜寓廊廡聞二僧競辯風幡祖為決其
疑有法師印宗者嘗講大涅槃經衆所推重服其語

異請問勤渠祖以理曉之宗駭然起問何以證此祖
直叙得法始末出信衣悉令瞻拜印宗等作禮已復
問忍大師付囑如何指授曰唯論見性不論禪定解
脫無漏無為又問何故不論禪定解脫曰為是二法
不是佛法佛法是不二之法又問何名不二之法曰
法師講涅槃經明佛性是不二之法且如高貴德王
菩薩白佛言世尊犯四重禁作五逆罪及一闍提等
當斷善根佛性否佛言高貴德王菩薩善根有二一
者常二者無常佛性非常非無常是故不斷名之不
二一者善二者不善佛性非善非不善是故不斷名
之不二蘊之與界凡夫見二智者了達其性無二無
二之性即是實性故知佛性乃不二之法也印宗聞
已起立合掌願事為師且告眾曰此居士者真肉身
菩薩也我所講說猶如瓦礫彼所談論譬若精金諸
人信否眾皆稽首歸依至十五日會諸名德為之剃
落二月八日受滿分戒於智光律師明年春欲還舊
隱宗與緇白千餘人送歸寶林韶刺史韋據請於大
梵寺普為四眾說心地法門度諸弟子於先天二年
七月一日謂門人曰吾欲歸新州速理舟楫時大眾
哀慕乞師少留祖乃為說法要遂往國恩寺復為四

衆說法有僧從幽州來參禮白言大士佛說三乘法
又言最上乘弟子不解願賜慈悲祖告之曰汝須自
身心見莫著外法相無有乘法人心量有等見聞轉
讀是小乘悟法解義是中乘依法修行是大乘言下
識自本心見自本性萬法盡通萬行俱備一切不染
離諸見相念念無住建立萬法是名最上乘之是行
義不在口說汝須自修法不相待莫問吾也僧於言
下心大啓悟又為道俗開示種種譬喻并識記日後
留難及說偈竟中夜加趺而化異香襲人白虹墜地
時八月三日也韶新各崇靈塔爭欲迎請二郡刺史

焚香決之遂鎮曹溪以十一月十三日入塔世壽七
十有六前後帝王所賜珍具甚夥同信衣藏于塔所
憲宗謚曰大聖塔曰元和靈照如上祖師實錄詳
備見傳畫二燈云

傳廣二燈遺錄及未詳宗師

隆興府鳳樓同安第二代志禪師嗣同侍先同安之
安丕

久丕將順世上堂謂衆曰多子塔前宗子秀五老峰
前事若何如是三舉師出應云夜明簾外排班立萬
里歌謠道太平丕曰須是這驢漢始得即以院付師
端然而逝師繼席後有僧問凡有言句盡落今時學
人上來請師直指曰目前不現句後不迷云向上事

如何曰迥然不換標的即乖以湖州宗派并曹洞宗
舊之出同安曰九出同安志今傳燈等列志在同安
威下按威之嗣曰九出同安志今傳燈等列志在同安
下誌在威

隆興府同安慧敏禪師嗣洞初到洞山問諸聖以何
為命曰不間斷云還有向上事也無曰有云如何是
向上事曰不從間斷師於言下有省住同安日

堂曰若是作家應須如是舉雖然恁麼也是厨寒甑
足塵

襄陽府廣德第二代義禪師嗣廣德延傳僧問如
何是古佛心曰千年曆日雖無用犯著依前總滅門

問如何是廣德境曰清流無間斷碧樹不曾凋問

不聞三乘教如何詰祖宗曰誕生王子非修進判斷

山河自有人問如何是學人相契處曰方木逗圓

孔問時人有病醫王醫醫王有病甚人醫師展手

日與我診候云不會曰須弥徒作藥四海謾為湯

問如何是出家幽暢處曰瑞草為檀不覺秋問向

上一路子聖不傳和尚還傳否曰鐵丸暮口塞難得

解吞人問如何是廣中賓曰蕩子無家計飄蓬歲

不知云如何是賓中主曰茆戶挂珠簾云如何是主

中賓曰龍樓鋪草座云如何是主中主曰東宮雖至

獨不面聖堯顏 問如何是不昏底事曰夜半無燈
燭家書歷々宣 問如何是蓬門生貴子曰襦衫不
自遮 問體妙玄玄為甚麼今人不曉曰曰足踏地
乾坤黯黑 問有室女未嘗嫁婢生得一子姓箇甚
麼曰偶然衫子破箇外没人蹤 問懸崖峭峻還具
得失也無曰忻逢良便好與一推 問如何是不睡
眠底眼曰昨夜三更擘不開 問如何是密室曰芥
茨當大道云如何是密室中人曰歷劫没人敲 問
眾星攢夜月時如何曰互影不交光
卸州大陽堅禪師 嗣靈泉仁傳燈
出百丈超下 僧問如何是玄

旨曰壁上挂錢財 問如何是無相道場曰不坐著
提樹懶向雪山游
潭州福巖良雅禪師 嗣洞居洞山第一座山參次僧
山初 出問如何是佛山答曰麻三斤參罷山至寮謂師曰
我今日答這僧話得麼云恰值某淨髮山曰你元來
作這去就拂袖使出師云這老漢將謂我明他這話
頭不得因作偈呈之曰五彩畫牛頭黃金為點額春
晴二三月農人皆取則寒食賀新正鐵錢三五百山
見深肯之 大慧武庫中誤引此頌為洞山初和尚作
二俱訛片蓋雪竇頌古 住福巖日 僧問如何是和
舉語中但曰洞山故也

尚家風日入門便見 問如何是佛日臂長衫袖短
吉州西峰祥符圓淨雲豁禪師嗣清涼明或郡之永
和曾氏子幼棄儒為比丘巡禮方外發明已事晚見
清涼出問佛未出世時如何曰雲遮海門樹云出世
後如何曰壁破鐵圍山於言下大悟始蒙印可歸住
西峰之寶龍雲侶駢集祥符二年

真宗皇帝聞其名遣中謁者 召至訪問宗要望
苑經時冥坐不食 上嘉異賜號圓淨既而辭歸留
之不可乃聽 珍錫甚隆皆不受加侍者四人命服
度弟子十人以 詩寵其行四年改寶龍曰祥符亦

旌師之居也嘗有問易中要旨者師曰夫神生於無
形而成於有形從有以至於無然後能合乎妙圓正
覺之道故自四十九行以至於萬有一千五百二十
以窮天下之理以盡天下之性不異吾聖人之教也
師示寂之夜鳴鼓告衆仍說偈曰天不高地不厚自
是時人覩不透但看臘月二十五依舊面南看北斗
瞑然而逝茶毗獲舍利五色者無數合靈骨為塔焉
壽七十有七臘五十

懷安軍雲頂德敷禪師嗣護國遠嘗問護國首截根源佛
所印摘葉尋枝我不能時如何曰罷攀雲樹三秋果

休弄碧潭孤月輪師乃頓釋所疑遂返雲頂眾請住
持成都師請就衙陞座時有樂管使禮拜起回顧塔
前下馬臺云一口吸盡西江水耶且置請和尚吞却
塔前下馬臺師展兩手唱曰細抹將來營使猛省
潭州北禪懷感禪師嗣石 僧問如何是諸聖為人
底句曰紅輪輝萬戶光燭本無心 問師唱誰家曲
曰石戶不留心洞玄通妙的 問如何是佛曰尺短
寸長

襄陽府石門紹遠禪師嗣石 僧問四方八面來時
如何曰赤脚波斯鼻嗅天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曰石牛攔古路木馬驟高樓

鳳翔府青峰義誠禪師嗣石 僧問三際不生是何

人境界曰白雲連雪嶽明月混漁鈎云未審向上更

有事也無曰有云如何是向上事曰靈光燦破瑠璃

色大地明來絕點痕 問如何是青峰家風曰白火

與甜瓜

筠首座者嗣石 太原人也自至石門逾三十年叢林

慕之有僧請喫茶次乃問如何是首座為人一著子

曰適來猶記得云即今又如何曰好生點茶來一日

荷鋤入園僧問三身中那一身去作務師拄鋤而立

僧曰莫便當也無師攜鋤便行
襄陽府石門聰禪師陽堅僧問大陽遷化向甚麼
處去曰騎牛不戴帽正坐不偏行
潭州神鼎洪誣禪師峩首族扈氏襄水人也自游方
一衲以度寒暑嘗與數耆宿至襄沔間有僧舉論宗
乘頗博捷會飯于野店中而論說不已師謂曰三界
唯心萬法唯識唯識唯心眼聲耳色是甚麼人語云
法眼倡也曰其義如何云唯心故根境不相到唯識
故聲色縱然曰舌味是根境否云是師以筋筴菜置
口中舍胡而言曰何謂相入耶一座驚顧莫能加答

師曰路途之樂終未到家見解入微不若見道參須
實參悟須實悟問羅大王不怕多語僧拱而退後返
長沙隱于衡嶽三生藏有湘陰豪貴來游福嚴即師
之室見其氣貌閑靜一鉢挂壁餘無長物傾愛之遂
拜跪請曰神鼎乃我家植福之地久之宗匠願師俱
往何如師笑而諾之即以已馬負師至十年始成叢
席一朽床為說法座其甘枯淡無比又以德臘俱高
諸方尊仰之如古趙州上堂舉洞山云貪真嗔癡太
無知賴我今朝識得伊行便打坐便搥分付心王子
細推無量劫來不解脫問汝三人知不知師曰古人

恁麼道神鼎即不然貪嗔癡實無知十二時中任從
伊行即往坐即隨分付心王擬何為無量劫來元解
脫何須更問知不知 上堂舉古龍牙頌曰金一峰學
道如鑽火逢煙未可休直待金星現歸家始到頭師
曰神鼎即不恁麼學道如鑽火逢煙即便休莫待金
星現燒脚又燒頭且道神鼎恁麼道為當邊古人順
古人別有道理汝道恁麼去底人好恁麼來底人好
到這裏須具衲僧眼始得莫受人瞞珍重 上堂夙
不鳴條雨不破塊即且止作麼生打得箇翻車筋斗
到梵天去若有出來作箇伎倆有麼莫教帝釋惡發
後有僧入室云某甲當時出來左轉一轉便歸衆師
曰莫教帝釋惡發又作麼生云知恩者少負恩者多
曰築著鼻孔 僧問魚鼓未鳴時如何曰看天看地
云鳴後如何曰捧鉢上堂 問輪迴六道底人畢竟
如何曰不願成佛云為甚麼不願成佛曰佛亦不究
竟云請師一言曰昨日猶記得今朝話無門 問正
馬軍槍時如何曰神鼎打退鼓云畢竟事如何曰想
你不是這手脚 問撥塵見佛時如何曰佛亦是塵
向如何是和尚家夙曰飢不擇食 問殺父殺母佛
前懺悔殺佛殺祖向甚麼處懺悔曰水長船高問布以

世淨華浴此無垢人既是無垢人為甚麼却浴曰清
淨亦不立

劍門慈雲重謚禪師嗣首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

師豎起拂子僧云究竟如何曰煎茶煮水云好日多

同日休更怱怱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曰紅輪輝

萬戶綠水遼青山

鎮江府金山瑞新禪師嗣福昌善後住天聖上堂曰德

山一棒當甚麼菜雄金山只重他解偷楚號而斫楚

營臨濟一喝當甚麼嘍囉金山只重他奪賊刀殺賊

自餘天下老和尚並是攻墻割壁都市白拈動便納

中事負石高風不易論此二偈與書

洞山曉聰禪師法嗣

南康軍西云居曉舜禪師入道機語見續燈錄上堂曰聞訊佛

法兩字早是污我耳目諸人未跨雲居門脚跟下好

與三十棒雖然如是也是為衆竭力上堂舉夾山

示衆道百草頭上薦取老僧鬧市裏識取聖人雲居

即不然婦拄機軋々見弄口過々上堂諸方有弄

地頭撥虎尾跼大海劔刃裏藏身雲居這裏寒夫熱

水洗脚夜間脫履打睡早朝旋打行纏風吹離頭倒

喚人夫等筴縛起

北禪智賢禪師法嗣

隆興府法昌倚遇禪師臨漳高亭人也族林氏幼棄
家依郡之崇福得度有大志自受具旂方名著叢席
浮山遠禪師嘗指謂人曰此後學行脚樣子也壽遠
謁芭蕉庵主又謁圓通祖化諸名宿機語留北禪
最久於是師資敲唱妙出一時晚至西山眺雙嶺深
邃棲息三年如應法昌之請上堂曰你若退身半
尺我使當處生芽你若覲面相呈我便藏身露影你
若春池拾磔我便撒下明珠直得水灑不著風吹不
入如箇無孔鐵錘相似且道法昌還有為人處麼遂

曰利刀割肉瘡猶合惡語傷人恨不消上堂春山
青春水綠一覺南柯夢初足携筇縱步出松門是處
挑英香馥郁因思昔日靈雲老三十年來無處討如
今競愛摘揚華紅香滿地無人掃上堂拈起拄杖
曰我若拈起你便喚作先照後用我若放下你便喚
作先用後照我若擲下你便喚作照用同時忽然不
拈不放你向甚麼處卜度直饒會得個儻分明若遇
臨濟德山便湏腦門著地且道伊有甚麼長處良久
曰曾經大海休誇水除却湏彌不是山上堂舉大
地雪漫漫春來依舊寒說禪說道易成佛作祖難法

昌道大地雪漫々春來便不寒到頭成佛易却是說
禪難有一般人聞恁麼說鼻孔冷笑道有甚麼難朝
到西天暮歸唐土南山起雲北山下兩甘草甜黃蘗
若魚入深淵鳥棲高樹拈起拄杖達磨眼睛教下數
珠釋迦鼻孔若是這箇禪三家村裏臭口老婆也解
說得成佛則未在你且道畢竟那箇是禪遂曰直得
額頭汗出上堂靈山會上三乘行位解脫法身正
是乞見殘飯祖師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正是茶鬼
神茶飯汝等若見如經盡毒之鄉更莫覷着覷着則
禍生法昌這裏有一般茶飯尋常不曾拈出今日事

不獲已將供養諸人他時若到諸方受用教繁切須
記取法昌今日供養遂作一圓相擲拄杖下座上
堂夜半烏雞誰捉去石女無端遭指注空王令下急
搜求唯心便作軍中主雲爾長驅過山陵伍列五位
槍旗布三玄戈弩藥山持刀青原荷斧石鞮響弓木
山打鼓陣排雪嶺長蛇兵屯黃檗飛虎木馬帶毛烹
泥牛和角煮消員三軍犒師旅打葛藤分露布截海颺
塵橫山斲土擊玄關除徼路多少平人受辛苦無邊
刹海競紛々三界聖凡無覓處無覓處還知否昨夜
雲收天宇寬依前帶月啼高樹上堂爾來只麼坐

拍手誰賡和回頭忽見數箕星水墨觀音畔推磨拍
午一下日還會磨八十翁々雖皓首看看覩老人
容上堂法昌今日開爐行脚僧無一箇唯有十八
高人緘口圍爐打坐不是規矩嚴難免見諸人話頭
直饒口似秤錘未免燈籠劫破不知道絕功勳妄自
修因證果唱曰但能一念回光定脫三業羈鎖黃
龍南禪師至上堂拏雲攫浪數如麻點著銅睛眼便
華除却黃龍頭角外自餘滿是赤斑虵法昌小刹踏
遠山造景物蕭疎游人罕到敢謂黃龍禪師曲賜光
臨不唯泉石增輝亦乃人天欣悅然雲行雨施自古

自今其柰爐鞴之所鈍鐵猶多良醫之門病者愈甚
瘥病須求靈藥銷頑必藉金錘法昌這裏有幾箇槩
根阿師病者病在膏肓頑者頑入骨髓若非黃龍老
漢到來總是虛生浪死拈拄杖曰要會磨打麵還他
州土麥唱歌還是帝鄉人僧問古鏡未磨時如何
曰却須磨取云未審如何下手曰鏡在甚麼處僧遂作
一圓相師便打曰這漆桶碌碡也不識問二龍爭
珠時如何曰法昌小出大遇云忽然傾跌倒嶽又作
磨生師便打冬夜與感首座喫菓子師拈起橘曰
這箇滋味何似黃龍云更須嘗過始得曰與人端的

處下口便知音云未代禪師多虛少實又扣橐子曰
這箇作麼生嘗云須是和尚如得日一箇橐子早不
奈何云饒人不是癡漢歲夜喫湯次感云昔日北禪
分歲曾烹露地白牛和尚今夜分歲有何施設曰腸
雪連山白春風逼戶寒云大眾喫箇甚麼曰莫嫌冷
淡無滋味一飽能消萬劫飢云審是甚麼人置辦未
曰無慚愧漢來處也不知 詰首座至師曰山深路
遠何煩訪及云仁義道中不為分外曰將得甚麼來
詰叉手近前師曰只這箇為別有詰展坐具師曰前
頭較些子後頭打不著詰曰且容某人事曰近離甚
處云雲居曰峰頂事作麼生云多少人疑著師卓拄
杖曰宏覺鼻孔何似這箇云草賊大敗曰這僧話頭
也不識云和尚問甚麼曰我問你宏覺鼻孔云又道
不識話頭曰不認為翠巖弟子一日詰問和尚室中
尋常開示機緣願聞一兩則曰暗裏抽橫骨明中生
舌頭你作麼生云和尚本是雲門宗曾為甚麼舉洞
上因緣師乃踢出一隻鞋詰便休 晦堂心禪師至
坐次師曰近日法席可煞興盛云家六觀世音曰還
有轍人師子麼云爐鞴之所鈍鐵猶多曰聞汝室中
有拳頭話是否云家醜莫外揚師拈起鐮曰何如我

這箇云真不掩偽曰生死界中使那箇即走云不勞
懸石鏡天曉自雞鳴曰恁麼討人驢年去龍圖徐公
禧布衣時與師往來為法喜之游及將化前一日作
偈遺之曰今年七十七出行須擇日昨夜問龜哥報
道明朝吉徐覽偈從然邀靈源清禪師同往師方坐
寢室以院務誠知事曰吾住此山二十三年護惜常
住每自蒞之今行矣汝輩著精彩言畢舉拄杖曰且
道這箇分付阿誰徐與靈源皆屏息遂擲杖投床枕
臂而化

福州廣因擇要禪師

上堂曰王臨寶胡漢回風信

細半破三佛殿倒卓藏身句即不問你透出一字作
麼生道拈拄杖曰春風開竹戶夜雨滴華心 上堂
古者道只恐為僧心不了為僧心了總輸僧且如何
是諸上座了底心良久曰漁翁睡重春潭闊白鳥不
飛舟自橫 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曰長安東洛
陽西云如何是佛曰福州橄欖兩頭尖 問佛未出
世時如何曰隈岩傍壑云出世後如何曰前山後山
開先善暹禪師法嗣

東京智海第一代正覺本逸禪師

叙語見續燈

上堂曰

憶得老僧年七歲時於村校書處得一紙門超情離

見絕妙絕玄爰自染神逾六十載今日輒出普告大
衆若欲傳持宜當諦聽遂曰寒原耕隴罷牽犢負薪
歸此夜一爐火渾家身上衣諸禪德逢人不得錯舉
上堂觀牛乾坤之內洪荒之間人人有脚要行便行
要住即住不由別人箇人有口欲開即開欲合便合
豈假他力正恁麼時非今非古非理非事非凡非聖
非迷非悟包羅沙界籠罩三世如來分踈不下
諸大祖師提唱不起德山臨濟有棒有喝不敢施行
鷲子滿慈有智有辯無門測度然雖如是若到這裏
須是眼裏有筋眼裏無筋遂曰天瞽又須皮下有血

知痛知痒痛不知何殊土木直饒有眼有筋知痒痛
知痒正好打草鞋行脚若到諸方莫教打破洛浦徧
參底 上堂古者道接物利生絕妙外甥終是不肖
他家自有兒孫將來應用恰好諸禪德還會麼菜園
墻倒晴方築房店籬穿雨過修院宇漏時隨分整兒
孫大小盡風流 上堂翠暹和尚道寒之地爐火暖
閑坐蒲團說迦葉不是談達磨無端此也彼也必然
一般師召大衆曰迦葉甚處不是達磨那裏無端若
點檢得出彼之二老一場懨懨若點檢不出三十年
後莫道不破人瞞好 僧問如何是道曰龍吟金鼎

虎嘯丹曰云如何是道中人曰吐故納新云道與道
中人相去多少曰骨鶴巔崖上冲天昧米良 問如
何是佛曰東涌西沒云如何是道曰七顛八倒云如
何是法曰你問我答云如何是禪曰不方不圓云便
恁麼去時如何曰靈利人難得

青原第十世

洞山
六世

大陽明安警玄禪師法嗣

郢州興陽清剎禪師不知何許人嘗為大陽園頭種
瓜次陽問甜瓜何時得熟云即今熟爛了也曰揀甜
底摘來云與甚麼人喫曰不入園者云未嘗不入園

者還喫也無曰汝還識伊麼云雖然不識不得不與
陽笑而去住興陽曰 上堂曰西來大道理絕百非
句裏投機全乖妙旨不已而有屈祖宗豈况叨六
有何所益雖然如是事無一向且於唱教門中通一
線道大家商量僧出問婆竭出海乾坤震覲面相呈
事若何曰金翅鳥王當宇宙箇中誰是出頭人之忽
遇出頭時又作麼生曰似鶻提鳩君不覺樓前驗鶻
始知真云恁麼則又牛當曾選身三步也曰須弥座
下烏龜子莫待重遭點額痕 問從上諸聖白甚麼
處去也曰月照千江靜孤燈海底明 鄭全部問和

尚甚時開堂曰不歷僧祇數日月生前

惠州羅浮如禪師至大陽日陽問上座是甚處人云

益州曰此去多少云五千里曰你恁麼來還曾踏著

麼云不曾踏著曰汝解騰空那云不解騰空曰爭得

到這裏云步步不迷方通身無辨處曰汝得超方三

昧耶云聖心不可得三昧豈彰名陽曰如是如是汝

應信此即本體全彰理事不二善自護持

復州乾明機聰禪師 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曰此

向不虛 問如何是東禪境曰定水不曾離舊岸紅

塵爭敢下波來

襄陽府白馬歸春禪師 僧問如龜藏六府如何曰

布袋裏弓箭 問如何是佛法大意曰善狗帶牌

潭州福嚴審承禪師因丞相參次其乃問如何是

祖師西來意師指庭際指樹示之如是者三丞相有

省作偈日出沒閉雲滿大虛從來真相一塵無重々

請問西來意唯指庭前栢一株

舒州投子義青禪師青社人也族李氏續燈曰甫七

齡穎異往妙相寺出家試經得度習百法論未幾歎

曰三祇塗遠自困何益哉乃入洛五載聽華嚴於義

若貫珠嘗讀諸林菩薩偈至即心自性處省曰法離

文字寧可講乎即稟游宗席時圓鑑禪師居會聖巖
一夕夢畜青色俊鷄為為吉徵屆且師來鑑禮近三
年一日問曰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
久如何師擬對鑑掩其口師了然開悟遂禮拜鑑曰
汝妙悟玄機耶云設有也須吐却時資侍者旁立曰
青華嚴今日如病得汗師回顧曰合取狗口若更恣
恣我即便歐服勒又三載禮舜鑑以大陽衣履付之
書偈送曰須彌立太虛日月轉而轉羣峰漸倚他白
雲方改變少林風起叢曹溪洞簾卷金鳳宿龍業宸
苔豈車碾復指依圓通未禪師今至棲賢並所參問
唯嗜睡而已執事白秀云堂中有僧日睡當行規法
秀曰是誰云義青上座曰未可待與按過秀即曳杖
入堂見師正睡乃擊床呵曰我這裏無閑飯與上座
喫了打眠師云和尚待教其何為曰何不參禪去云
美食不中飽人喫曰爭奈大有人不肯上座云待肯
堪作甚麼曰上座曾見甚麼人來云浮山曰怪得恁
麼頑賴遂握手相笑歸方丈由是道聲籍甚熙寧六
年至龍舒道俗迎住白雲次遷投子以符慈濟禪師
之記 上堂召大眾曰若論此事如鸞鳳冲霄不留
其跡羶羊挂角那覓半蹤金龍不守於寒潭玉兔豈

棲於蟾影其或主賓若立須臾世外搖頭問答言
陳仍玄路傍提為唱若能如是猶在半途更乃窺眸
不勞相見 上堂宗乘若舉凡聖絕蹤樓閣門開別
戶相見設便卷簾悟去豈免旁觀春遇桃華重增眼
病所以古人道向上一路千聖不傳諸仁者既是不
信為甚麼鐵牛走過新羅國東塚唱曰達者須知暗
裏驚 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曰威音前一
箭射透兩重山云如何是相傳底事曰全因淮地月
得照鄧陽春云恁麼則入水見長人也曰只知荆玉
異那辨楚王心僧禮拜師以拂子擊之復曰更有同
話者麼如無彼此著便元豐五年五月一日中夜索
筆書偈曰兩處住持無可助道珍重諸人不須尋計
投筆泊然奄息闍維多靈異獲設利五色以同月同
靈骨塔于寺北三峰庵壽五十一臘三十七

嘉泰普燈錄卷第二

音釋

詭詩切候誣音漸吐切艷詭音樞素何切擢音羅音井蒲眠切圓音
麓鹿音誼音馱音陀音餒於切伯超切化力切路音間若切本城音義音金

建康府蔣山贊元禪師語具續燈

大愚守芝禪師法嗣二人

南嶽雲峰文悅禪師語具續燈及僧寶傳

平江府瑞光月禪師

龍華齊岳禪師法嗣一人

湖州西余師子淨端禪師

瑯琊廣照慧覺禪師法嗣六人

平江府定慧海印信禪師語具續燈

紹興府菱山方禪師

福州白鹿顯端禪師

寧國府興慈坦禪師

江州歸宗可宣禪師

嘉興府長水子璿講師

金山蓮觀曇穎禪師法嗣一人

節使李端愿居士語見賢臣

青原第十一世空門五世

天衣振宗義懷禪師法嗣十五人

東京慧林圓照宗本禪師

東京法雲圓通法秀禪師語具續燈及僧寶傳

北京天鉢文慧重元禪師

真州長蘆廣照應夫禪師語具續燈

紹興府天章元善禪師

臨安府佛自智力禪師

台州瑞岩子鴻禪師語具續燈

無為軍佛足處祥禪師

平江府明因慧贊禪師

興化軍西臺其辯禪師

泉州資壽捷禪師語具續燈

臨安府法西慧源禪師

撫州延恩法安禪師機語未見事具傳寶傳及山谷塔銘

紹興府淨衆梵言首座

禮部楊傑居士語見賢臣

南岳元益首座法嗣二人

中書李林宗居士語見賢臣

報本有蘭禪師法嗣二人

福州中際可導禪師

邢州開元法明上座

雲居曉舜禪師法嗣二人

建康府蔣山佛慧法泉禪師

明州天童澹交禪師

廣因擇要禪師法嗣二人 一人見錄

福州妙峰如璨禪師

福州鹽山合知禪師
機語未見

智海正覺本逸禪師法嗣五人 一人見錄

福州大中海印德隆禪師

簽判劉經臣居士 語見

饒州薦福嚴禪師
福州幽巖覺禪師

福州雙峰禪師
已上機語未見

青原第十一世 洞山

投子義青禪師法嗣四人

東京天寧芙蓉道楷禪師

隨州大洪第一世報恩禪師

沂州洞山雲禪師

長安福應文禪師

南岳第十一世 臨濟

南源慈明楚圓禪師法嗣

隆興府黃龍普覺慧南禪師信之玉山人族章氏童

韶深沈年十一去家師事定水智鑿嘗侍齋行次見

祠廟輒杖擊而往十九落髮受具遠游至廬山依歸

宗寶棲賢謁逾三秋渡淮謁三角澄久之分座雲峰

悅禪師勉趨石霜至中道聞石霜不事事因寓福嚴
時賢禪師命與記室賢師寂適茲剛繼席師出迎之
悚然及聞其說法乃貶剝諸方盡為邪解皆師歷參
所契證者遂幡然曰大丈夫心瞽之間豈可自為疑
礙造室求發藥明揖坐師固辭哀憐明日書記參雲
門禪必善其旨如放洞山三頓棒是合喫不合喫云
合喫曰吾始疑不堪汝師今乃可使拜之復曰洞山
三頓棒即且置那裏是趙州勘破婆子處師擬對明
擊其口師大悟述偈呈之留月餘辭去時年三十五
初任同安次擢歸宗黃檗黃龍得大法者七十有九
人然在積翠庵所接者多衲子趨風相與交武竭蹶
十道初受請日三用遣僧來審師提唱之語有曰智
海無性因覺妄而成凡覺妄元虛即凡心而見佛便
尔休去將謂同安無打合隨汝顛倒所欲南斗七北
斗八僧歸舉似澄々不憚俄聞開堂為慈明嗣澄誓
之而三角徒侶棄去者過半 上堂問答罷乃曰未
登此座一事全無繞登此座便有許多問答敢問大
衆只如一問一答還當宗乘也血若言當去一大藏
教豈無問答為甚道教外別傳々上根輩若言不當
滴來許多問答圖箇甚麼行脚人當自開眼勿使後

悔者論此事非神通修證之能到非多聞智慧之所
談三世諸佛只言自知一大藏教詮注不及是故靈
山百千萬衆獨許迦葉親聞黃梅七百高僧衣鉢分
付行者豈是汝等貪淫愚執勝負為能夫出家者須
稟文夫決烈之志截斷兩頭歸家穩坐然後大開門
戶運出自己家財接待往來賑濟孤露方有少分報
佛深思若不然者無有是處以拂子擊禪床一下遂
布謝云云上堂說妙談玄乃太平之姦賊行捧行
唱為亂世之英雄英雄姦賊捧唱玄妙皆為剩物黃
檨門下總用不著且道黃檨門下尋常用箇甚麼唱

一喝上堂時人住處找不住時人行處找不行於
此了然時的旨須會全身入火坑以拂子畫一畫云
臭煙燼燂紅焰熾然眼未明者總在裏許從上古聖
無非入生死坑中向無明火裏提拔有情汝等諸人
且如何入若人入得可謂在火不燒在水不溺若入
不得非但不能自利亦乃不能利他既不能自利
他圓頂方袍殊無利益良久召大衆云舉首師曰牛
頭出馬頭回上堂衆集久之師曰嘉魚在深處幽
鳥立多時便下座上堂撞鐘鳴擊鼓云響大衆鐘
般勤問訊同安端然合掌這箇是世法那箇是佛法

上堂有一人朝看華嚴暮觀般若晝夜精勤無
有暫暇有一人不參禪不論議拖箇破席日裏睡於
此二人同到黃龍一人有為一人無為安下那一箇
即是良久曰功德天黑暗女有智主人二俱不受
上堂心王不妄動六國一時通罷拈三尺劍休弄一
張弓擊禪床下座 上堂大覺世尊道我今為汝保
任此事終不虛也汝等當勤精進行此三昧師曰精
進即不無諸人作麼生是三昧遂曰迦葉賣掃衣價
直百千萬輪王髻中寶不直半分錢以拂子一擊下
座 僧問一不去二不住請師道曰高祖殿前焚香

怒云恁麼則今日得遇和尚也曰仰面看天不見天
閃德山棒臨濟喝直至如今少人拈撥請師拈撥曰
千鈞之弩不為鼯鼠而發機之作家宗師今朝有在
師便喝僧禮拜師曰五湖衲子一錫禪人未到同安
不妨疑著 問舊歲已去新歲到來不涉二途乞師
指示曰東方甲乙木 問如何是黃龍境曰昨日方
到此未曾子細看之如何是境中人曰長者長短者
短 師燕坐次有僧侍立師顧眎久之曰百千三昧
無量妙門作一句說與汝還信否云和尚誠言安汝
敢不信師指其左曰過這邊來僧將趨師喝曰隨聲

遂也。有甚了期。出去一僧聞之。即趨入師。復理前語。問之。亦云。安敢不信。師又指左曰。過這邊來。僧堅立。不往。師唱曰。汝來親近我。我不聽。我語出去。室中舉手問僧。我手何似佛。牛垂足曰。我脚何似驢。脚人。人盡有生緣。上座生緣在何處。學者莫有契其旨。叢林目之為黃龍三開脫。有酬者。師未嘗可否。人莫涯其意。有問其故。師曰。已過開者。掉臂徑去。安知有關。吏從吏問。可否。此未透開者也。熙寧二年三月十六日。上堂。辭衆說偈。語見續他至十七日。飯四。相慧日。兩專使已跌坐寢室前。大衆環擁。良久而化。七日。闍維得。

五色設刹塔。千山之前。嶂閣世六十八。坐五十。夏大。

觀四年春。謚曰普覺。

表州楊岐方會禪師。郡之宜春人。

續燈曰。衡陽非。

族冷氏少。

警敏及冠。不事筆硯。繫名征高。課最坐不職。乃宵遁。

入九峰。恍若舊遊。着不忍去。遂落髮。

續燈曰。依九峰。勤禪師。或道吾。

尚。每閱經心。融神會能。折節扣參。老宿慈明。自南源。

徙道吾石霜。師皆佐之。總院事。依之。雖久。然未有省。

發。每咨參。明曰。庫司事繁。且去他日。又問明語。如前。

或謂曰。監寺異時。見孫遍天下。去何用忙。為有一老。

嫗。近寺而居。人莫之側。所謂慈明婆也。明棄閑。必至。

彼一日雨作知明將往師領之小徑既見遂涌住云
這老漢今日須與我說不說打你去明白監寺知是
般事便休語未卒師大悟即於泥途拜之起問狹路
相逢時如何明白你且禪遊我要去那裏去師歸來
日具威儀詣方丈禮謝明呵曰未在一日當參粥罷
久之不聞趨鼓師問行者今日當參何不擊鼓云和
尚出未歸師徑往婆處見明執爨婆煮粥師曰和尚
今日當參大眾久待何以不歸明白你下得一轉語
即歸下不得各自東西師以笠子蓋頭上行數步明
大喜遂與同歸自是明每山行師輒瞰其出雖晚必

擊鼓集衆明遽還怒曰少叢林暮而陞座何從得此
規繩師云汾陽晚參也何謂非規繩乎今叢林三八
念誦罷猶參者此其原也又一日明陞堂師出問云
幽鳥語喃喃辭雲入亂峰時如何曰我行荒草裏汝
又入深村云官不容針更借一問明便唱師云好唱
明又唱師亦唱明連唱兩唱師禮拜明曰此事是箇
人方能擔荷師拂袖便行明移踵化師辭歸九峰陸
沈金穀而萍實道俗迎居楊岐次遷雲蓋受請語
見續燈
上堂曰霧白草長空凡生大野百草枯木作師子吼演
說摩訶大般若三世諸佛在你諸人脚跟下轉大法

輪若也會得功不浪施若也不會莫道楊歧口勢峻
前頭更有最高峰 上堂景色乍晴物情舒泰翠步
也千身弥勒動用也隨處釋迦文殊普賢總在這裏
衆中有人受人謾底便道楊歧和麤糲麵然雖如是
布袋裏盛錫子 上堂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文殊維
摩撒手歸去楊歧恁麼道也是看銅鑼更有後語不
得錯舉上堂只箇心心心是佛十方世界最靈物
釋迦老子說夢三世諸佛說夢且問諸人還曾作夢
麼若也作夢向半夜裏道將一句來良久曰人間縱
有真消息偷向楊歧說夢看參 上堂薄福住楊歧

年來氣力衰寒風凋敗葉猶喜故人歸囉唵哩拈上
死柴頭且向無煙火 上堂釋迦老子初生時周行
七步目顧四方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今時衲僧盡皆
打模畫樣便道天上天下唯我獨尊雲蓋不惜性命
亦為諸人打箇樣子遂曰陽氣發時無硬地 晚參
示衆一切智通無障礙拈起拄杖曰向汝諸人面前
逞神通去也擲下曰直得乾坤震裂山岳搖動會麼
不見道一切智智清淨拍禪床曰三十年後莫道楊
歧龍頭蛇尾 僧問撥雲見日時如何曰東方來者
東方坐 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曰隔溪打鼓

不聞聲云興化的子臨濟親孫曰今日因齊渡贊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曰擔負不負書 問少林面
壁意如何曰西天人不會唐言 問天得一以清
地得一以寧初僧得一堪作甚麼曰鉢盂口白天
室中問僧栗棘蓬你作麼生吞金剛圈你作麼生跳
一日三轉到相看師問三人同行必有一智提起坐
具曰參頭上座喚這箇作甚麼云坐具曰真箇那云
是師復曰喚作甚麼云坐具師顧視左右曰參頭却
具眼問第二人欲行千里一步為初如何是最初一
句云到和尚這裏爭敢出半師以手劃一劃僧云了

師展兩手僧擬議師曰了問第三人近離甚處云南
源曰揚歧今日被上座勘破且坐喫茶 問僧雲深
路僻高駕何來曰天無四壁曰踏破多少草鞋僧便
唱師曰一唱兩唱後作麼生云看這老和尚着忙曰
拄杖不在且坐喫茶 問僧敗葉堆雲朝離何處云
觀音曰觀音脚跟下一句作麼生道云適來相見了
也曰相見底事作麼生僧無對師曰第二上座代參
頭道看亦無對曰彼此相鈍置 慈明忌晨設齋衆
集師至真前以兩手捏拳安頭上以坐具一畫打一
圓相便燒香退身三步作女人拜首座云休捏怪師

曰首座作麼生云和尚休捏怪曰鬼子喫牛酥第二
座近前打一圓相便燒香亦退身三步作女人拜師
近前作驢勢座擬議師打一掌曰這漆桶也亂做
興化攷禪師遷化鼎神僧至下遺書師問世尊入
滅擲示雙趺和尚歸真有何相示僧無語師槌背一
下曰蒼天蒼天皇祐改元示寂事壽五十八
隆興府大寧道寬禪師上堂拈拄杖曰前佛性命
後佛紀綱總在這裏如今用去也為雲為雨為瑞為
祥利人利天出生入死他方世界出沒卷舒若也通
身是口說不能盡通身是眼照不能窮一念相應刺

那萬劫上堂從上來事非從佛得不向祖求丈夫
稟性本自天真動止合儀去來無著如魚在水任性
浮沈似鳥飛空俱無罣礙如斯說話誰是知音良久
曰一氣不言含有象萬靈何處謝無私僧問既是
一真法界為甚麼却有千差萬別曰根深葉茂云未
審還出得這箇也無曰弄巧成拙問作止任滅教
中四病後學之流如何趣向曰巧匠運斤斧斫木不
桴繩向丹霞燒木佛院主為甚麼眉鬚墮落曰賊
不打貧兒家問飲光尊者見世尊拈花因甚麼微
笑曰忍後不禁有僧造師之室問如何是露地白

牛師以火筋挿火爐中日會麼云不會曰頭不欠尾
不刺師在同安日時有僧問既是同安為甚麼却
有病僧化去曰布施不如還却債

隆興府翠岩可真禪師族未詳以編參自有叢林號為

真點曾後至慈明見乃問如何是佛法大意云無明

雲生嶺上有月落波心明曰頭白齒黃猶作這箇

見解師悚然求指示明曰汝向我師理前語向之明

震聲曰無雲生嶺上有月落波心乃於言下大法頓

明住翠岩時推為天下法窟上堂曰不見一法是

大過患山河大地日月星辰色空明暗不是一法拈

起拄杖曰凡夫見拄杖喚作拄杖聲聞人見拄杖認

得頑空撥無拄杖菩薩人見拄杖幾曾拄牙齒飢來

喫飯困來打睡寒來向火熱則取涼不見道一切智

智清淨恁麼說話打破土地鼻孔上堂捫空無迹

追響益聞釋迦達磨貶向他方文殊普賢權為小使

汝等諸人向甚麼處安身立命所以道也有權也有

實也有明也有暗也有照也有用也有實也有主放

過一著何不道取乃喝一喝卓拄杖一下上座上

堂舉僧問巴陵如何是道巴陵云明眼人落井又問

寶應如何是道寶應云五鳳樓前又問首山如何是

道首山之脚下泥深三尺此三轉語一句壁立千仞一
句陸地行船一句賓主交參諸人莫有揀得者麼出
來道看如無且行羅漢慈破結賊故行菩薩慈安衆
生故行如來慈得如相故 上堂聲不雜聲色不雜
色何哉鐘聲無鼓響鼓聲無鐘響拈起拄杖云這箇
豈不是色聲在甚麼處聲不到耳色何從眼之也耳
音聲萬法自成辨夜來觀音勢至菩薩二人論功到
翠巖所輒與他一判三十年後依而行之 上堂舉
龍牙頌云學道如鑽火逢煙未肯休直待金星現歸
家始到頭神鼎云學道如鑽火逢煙即便休莫待金

星現燒脚又燒頭師曰若論頓也龍牙正在半途若
論漸也神鼎猶少悟在於此復且如何諸仁者今年
夕落葉幾處掃歸家 上堂上不在天下不在地中
不在人拈起拄杖曰如今在翠巖中作無邊身菩
薩諸人還見麼若見果不見如來頂相若不見今日
當巡察問訊 僧問如何是學人着力句曰十日斫
柴一日燒之如何是學人親切處曰渾家送上渡頭
般 問如何是道曰出門便見之如何是道中人曰
擔枷過狀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曰深耕淺種
問如何是佛法大意曰五通賢聖云學子不會曰舌

至梵天 問如何是學人轉身處曰一堵墻百堵調
室中問僧魯祖堂日見僧來參何故便面壁衆下語
不契師作偈曰坐斷千山與萬山勸人除却是非難
池陽近日無消息果中當年不目觀續語具治平改
元師將入滅示疾甚勞若席藁干地轉側不少休喆
侍者垂泣曰平生呵佛罵祖今何為乃尔師熟視呵
日汝亦作此見解耶即起趺坐呼侍者燒香煙起遂
示寂

潭州道吾真禪師 上堂曰拗折秤衡將甚麼定斤
兩拈却鉢盂匙筯將甚麼喫粥喫飯不如白三家村

裏東卜西卜忽然卜着脫却鼻孔 上堂師子兒哮
吼龍馬駒跨跳古佛鏡中明三山孤月皎遂作舞下
座 上堂若據祖令到這裏盡須茫然放老僧一線
且向眉毛裏東觀西觀 上堂普化明打暗打布袋
橫撒豎撒石室行者踏碓因甚忘却下脚 上堂古
今日月依舊山河若明得去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
門若明不得謗斯經故獲罪如是 上堂舉洞山道
五臺山上雲蒸飯佛殿塔前狗尿天刹竿頭上前鉢
子三箇胡猴夜斂錢老僧即不然三面狸奴脚踏月
兩頭白牯手擎煙戴冠碧兔立庭栢脫殼烏龜飛上

天老僧舊藤盞被汝諸人覷破了也洞山老人甚是
奇特雖然如是只行得三步四步且不過七跳八跳
且道散訛在甚麼處老僧今日不惜眉毛一時布施
良久曰叮嚀損君德無言真有功任從滄海變終不
為君通僧問凝然便會如何曰老鼠尾上帶研
槌問如何是真如躰曰夜叉屈膝眼睛黑云如何
是真如用日金剛杵打鉄山摧問如何是常照曰
針鋒上須弥云如何是寂照曰眉毛裏海水云如何
是本來照曰屮鞋裏踈跳僧退師曰寂照常照本來
照屮鞋底下常踈跳更會針鋒上須弥眉毛屮水常

渺：

隆兵存景德推政禪師後住百丈上堂曰打動法
鼓微塵諸仏列在面前未審諸人還見也未若道見
眼裏生華若道不見眸中有翳離此二途道將一句
來若也擬議高聲吐這障蔽魔王上堂岩頭和尚
用三文錢索得箇妻只解撈蝦拽蜆要且不解生男
育女直至如今門戶斷絕大衆要識衲公妻麼景德
今日不惜唇吻與你諸人注破蓬鬢荆釵世所希布
裙猶是嫁時衣上堂天台普請人不知有南嶽游
山又作麼生會則燈籠你不會別有眼如盲僧卷

問牛頭未見四祖時為甚麼百鳥啣華獻曰有錢千
里通之見後為甚麼不啣華曰無錢隔壁龔問達
麼未來時如何曰六六三十六云來後如何曰九九
八十一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曰木耳樹頭生
問一切法是佛法意旨如何曰一重山下一重人
問以然如然時如何曰枯木不逢春云以然不然時
如何曰穿靴水上行 問如何是不來相而來曰雲
生嶺上云如何是不見相而見曰水出高原 問上
行下數未是作家皆楚拙吳方為達士豈不是和尚
語曰是之久財子用也曰汝試用看僧擬議師便打

大愚守芝禪師法嗣

平江府瑞光禪師 僧問俱胝一指意旨如何曰月

月落三穿市過

龍華齊岳禪師法嗣

湖州西余師子淨端禪師或出洞本郡人也遺其民
如見弄師子發明心要往見龍華蒙印可遂旋里合
鉢為師子皮時被之因號端師子丞相章公慕其道
躬請開法吳山化風盛播 受請日問答已乃日旂
勒真彌勒分身千百億時示時人時人自不識衆時
中還有識得底麼出來通箇消息若無為地盡足去

也大衆為甚麼不識只為太近衆生久流轉生死蓋
為日用而不知未登真覺常處夢鄉古人道昨夜得
箇夢多見一團空今朝擬說夢舉頭又見空山僧亦
得一夢與古人不同夜來夢見土地向山僧道來日
野翁先生諸人入山請和尚住持壽聖禪刹況和尚
平生不曾行脚焉可住持山僧却向土地道禪得之
在心何勞廣走若是真師子兒生下便能哮吼土地
却問如何是真師子兒豈不見永嘉道師子兒衆隨
後三歲便能大哮吼若是野干逐法王百年妖怪虛
開口也大奇也大奇讀書山上師子兒數年長卧深

林裏今朝徐步出巖扉露牙爪展毛衣双睛晃々迸
光輝碧眼胡僧猶不識土地山精焉得知夢中被山
僧拄杖子打一下忽然不見大衆不須久立伏惟珍
重 開堂日僧官宣疏至推倒回頭趯翻不托七軸
之蓮經未誦一聲之漁父先聞師止之遂登座拈香
祝 聖罷引聲吟曰本是瀟湘一釣客自西自東自
南北大衆雜然稱善師顧笑曰諦觀法王法法王法
如是便下座 上堂二月二禪翁有何謂春風觸目
百華開公子王孫日日醺々醉唯有殿前陳朝檜不
入時人意禪家流只這是莫思慮粗然齋後一甌茶

長連床^上伸脚睡^出 到華亭^裏請上堂^{靈山}師子
雲間^呀吼佛法無可商量^{不如}打箇筋斗便下座
僧問^羶羊去挂角時如何^曰怕云^既是善知識^因何
却怕^曰山僧不曾見^恁麼^差異^畜生^師病^牙久^不愈
一日忽謂眾曰^{明日}打筋斗去^眾以為^戲言^書曰^端
師子太慵懶未死^{牙齒}先壞爛^二時^伴眾^赴堂^粥飯
都趕不辨^{如今}得死^是便宜^長眠^百事^皆不^管第一
不^着看^官第^二不^着喫^粥飯^至五^鼓果^趨寂^壽七十
有二

珣^之廣^照慧^覺禪^師法^嗣

紹興府^姜山^方禪^師 上堂曰^穿雲^不渡^水渡^水不
穿^雲乾坤^把定^不把^定虛^空放^行不^放行^橫三^豎四
乍^離乍^合將^長補^短即^不問^汝諸^人飯^是米^做一^句
要^且難^道良^久曰^私事^不得^官酬 上堂^不是^道得
道^不得^諸方^盡祀^為奇^特寒^山燒^火滿^頭灰^笑罵^豐
干^這老^賊 僧問^{如何}是^一塵^入正^受曰^蛇啣^老鼠
尾^云如何^是諸^塵三^昧起^曰鼈^敲釣^魚竿^云恁^麼則
東西^不辨^南北^不分^去也^曰堂^前一^椀夜^明燈^簾外
數^莖青^瘦竹 問^諸佛^未出^世時^{如何}曰^不識^酒望
子^云出^世後^{如何}曰^釣魚^般上^贈三^椀 問^{如何}是

不動尊曰單著布衫穿市過云學人未曉曰騎驢踏
破洞庭波云透過之級浪專聽一聲雷曰伸手不見
掌之還許學人進向也無曰踏地告虛空之雷門之
下布鼓難鳴曰八華毯子上不用繡紅旗云三十年
後此話大行師便打 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曰穿
針嫌眼小云出水後如何曰盡日展愁眉 問奔流
渡刃疾焰過風未雷姜山門下還許借借也無曰天
寒日短夜更長云錦帳繡鴛鴦行人難得見曰觸體
裏面氣衝天僧召云和尚師曰雞頭鳳尾云諸方泥
裏洗姜山畫將來曰姜山今日為容且望閣梨善傳

然雖如是不得放過便打

福州白鹿顯端禪師 僧問如何是無相佛曰灘頭
石師子云意旨如何曰有心江上住不怕浪淘沙
問凝然湛寂時如何曰不是閻梨安身立命處云如
何是學人安身立命處曰雲有出山勢水無投洞聲
寧國府興教坦禪師求嘉牛氏子業打銀因淬礪於
器有省即出家披削謁廣照於瑯嶼語頓契後依瑯
天衣懷禪師懷時住興教擢為第一座懷受他請乃
闡淨心師繼之受請日有雪竇化士省宗出問諸佛
未出世人人鼻孔遼天出世後為甚麼香血消息曰

雞足山中夙凜然云未有更道曰三十棒寄打雪竇
僧禮拜師曰新興教今日失利便下座有存
江州歸宗可宣禪師漢州人也壯為僧即出峽依廣
照一語忽投羣疑頓息照可之未幾令分座淨空居
士郭功甫過門問道與厚及師領歸宗時功甫任南
昌尉俄郡守憲師不為禮挹甚遂作書寄功甫曰某
世緣尚有六年柰州主抑逼當棄餘喘託生公家願
無見阻功甫閱書驚喜且頷之中夜其妻夢聞見師
入其寢失聲曰此不是和尚來處功甫撼而問之妻
詳以告呼燈取書示之相笑不已遂及生乃名宣

光暮年記問如昔至三歲白雲端禪師抵其家如見
之曰吾姪來也端之與和尚相別幾年宣倒指曰四
年矣蓋與相別一年方死之甚處相別曰白蓮莊上之
以何為
驗曰爹々媽々明日請和尚齋忽聞推車聲端問門
外是甚麼聲宣以手作推車勢端之過後如何曰平
地兩條溝果年六周無疾而逝餘語未見所出
嘉興府長水子璿講師郡之嘉興人也自落髮誦禪
嚴不輟從法敏法師講至動靜二相了然不生有省
謂敏曰敲空擊木一三尚落筌蹄舉月揚眉已成擬
議去此言端方契斯旨敏拊而證之然欲探禪源用

如攸往聞瑯琊道重當世即趨其席值上堂次出問
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瑯琊馮陵答曰清淨本
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師領悟禮謝曰願侍巾瓶瑯
謂曰汝宗不振久矣宜房志扶持報佛恩德勿以殊
宗為介也乃如教再拜以辭後住長水承稟日傾四
無曰道非言象得禪非擬議知會意通宗曾無別致
由是二宗仰之嘗疏楞嚴等經盛行於世

青原第十一世

雲門
五世

天衣振宗義懷禪師法嗣

東京慧林圓照宗本禪師常之無錫人也族管氏體

兒胤碩所事淳厚年十九往姑蘇承天依永安道昇
禪師執春炊不自疲馱遇昇入室隨眾諮參昇曰道
者竭力如此有少勞乎師曰若捨一法不名滿足菩
提寔欲此生身證何勞之有昇陰竒之越十年剃染
受具又巾侍三載請辭遊方至池陽謁天衣於景德
衣舉天親從茲勤內官而下無著問云人間四百年
彼天為一晝夜弥勒於一時中成就五百億天子證
無生法忍未審說甚麼法天親云只是說這箇法如
何是這箇法久而開悟一日室中問師即心即佛時
如何云殺人於火有甚麼難於是名播寰宇漕使李

公復圭命師開法瑞光法席日盛武林守陳公襄以
承天興教二利命師擇居蘇人擁道遮留又以淨慈
堅請移文諭道俗曰借師三年為此邦植福不敢久
占道俗始從元豐五年神宗皇帝下詔闢相國寺
六十四院為八禪二律驛召師為慧林第一祖既
至上遣使問勞閏三日傳宣就寺之三門為士
民演法翌日召對延和殿賜坐師即盤足加
跌擬仆上亟令近臣益以錦座二隻事見師行實
及無為居士
真贊賜傑神宗登遐命入福寧殿說法以老乞歸林
下得旨任便雲遊州郡不得抑令住持擊鼓辭眾

說偈曰本是無家客那堪任意遊順風加櫓掉般子
下揚州既出都城王公貴人送者車騎相屬師臨別
誨之曰歲月不可把玩老病不與人期唯勤修勿怠
是真相為聞者莫不感涕晚居靈岩其嗣法傳道者
百餘人上堂曰洪音一剖震動乾坤法令施行萬
機頓削聖凡踏絕佛祖情忘當此之時東西不辨南
北不分從教千古萬古黑漫々填溝壑壑無人會早
拄杖下座上堂峻峻無過雞足峰行人到此路難通
唯恐祖師門下容不移毫末到其中參上堂問也
益妨答亦無答何也得之不為先失之不為後若蓮

此宗豈論空有子聖從來也只寧任他烏兔爭頭走
成信壞空彈指間得失是非唯一口咄 上堂如蘇
臺畔不語春秋衲僧面前豈論玄妙只可著衣喫飯
翫水看山夜見星晝見日兩手扶犁水過膝靈山授
記只如斯歷劫何曾異今日 上堂於一毫端現寶
王刹坐微塵裏轉大法輪拈起拄杖曰這箇是塵作
麼生說箇轉法輪底道理山僧今日不惜眉毛與汝
諸人說破拈起也海水騰波湏弥髮峇放下也四海
晏清乾坤肅靜敢問諸人且道拈起即是放下即是當
拈不斷兩重公案擊禪床下座 上元日僧問千燈互

照綠竹交音正恁麼時佛法在甚麼處曰謝布施之
莫便是和尚為人處也無曰大似不齋來 問上是
天下是地未審中間是甚麼物曰山河大地之恁麼
則謝師答話曰大地山河之和尚何得瞞人曰却是
老僧罪過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曰韓信臨朝之
中下之流如何領會曰伏屍萬里之早知今日事悔
不忌當初曰三皇家上草離々 問春風吹古樹殘
日下前山如何是不遷義曰青山誰管你閑事白日
鄆中自有人 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曰調古
神清風自高貌悴骨剛人不顧之恁麼則萬福的

雪竇親孫也曰想得未知落處 問如何是露地白
牛曰放出無尋處 問適來消息從何而得曰合
問知師久蘊囊中寶今日當場略借看曰何必如此
元符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沐浴而卧門弟子環列
請偈乞臨起安坐以化道俗師熟眎曰癡子我尋常
尚懶作偈今日特地周箇甚麼尋常要卧便卧不可
今日特地坐也索筆大書曰後事付守榮擲筆憨睡
而逝士庶獻最後供者旆月還然 敕全身塔於寺
之上方閉世八十坐夏五十二 謚法空塔曰瑞光
續燈曰坐亡其
異迹見僧寶傳

北京天鉢文慧重元禪師上堂曰若據宗乘正令
莫不動用全威如聖輪王寶劍飛空誰是不賓之者
是以王道平々和風扇物使羣邦貢獻萬里梯航六
合澄清狼煙永息於是四魔絕跡九類元機即且置
作麼生是動用全威底道理暮拈拄扶橫按曰休々
動不如靜靠拄扶下座 上堂古今天地萬象森然
歲々秋收冬藏人々道我總會還端的也無直饒端
的比他雞足峰前是甚麼閑事良久曰今朝十月初
旬天寒不得並請參 僧問如何是禪曰入籠入檻
僧拈掌師曰跳得出是好半僧擬議師曰了 問學

人上來請師舉唱曰善財別後誰相訪樓閣門開竟
日閑云恁麼則定光金地遙招手智者江陵暗點頭
曰大衆喚覺這僧著 問如何是觸目之機曰摩斯
叱落水云謝師答話曰鼻孔不孝 問昨日雨今日
晴於曹溪路上成得箇甚麼邊事曰昨日雨今日晴
紹興府天章元善禪師 上堂曰君問西來意長節
踏水潦若認一毛頭何曾知起倒劫火纒洞然愚夫
不見乾草寧知明眼人為君長懊惱 僧問如何是最
初句曰未後問將來云為甚麼如此曰先行不到之
入水見長人也曰秦皇擊岸正

臨安府佛日智才禪 上堂曰諸禪德還知麼山師
僧生身父母一時喪了直是無依倚處以手拈會曰
蒼天蒼天復顧大衆良久曰你等諸人也是鐵打心
肝便下座 上堂栢樹子話師曰趙州庭栢說與舉
禪客黑漆屏風松擺亮隔 僧問如何是無為曰山
前雪半消之請師方便曰水聲轉嗚咽
無為軍佛足處祥禪師 僧問大悲千手眼如何是
正眼曰暗裏施文彩明中不見蹤之學人為甚麼不
見曰杲日當空盲人摸地 問如何是般若體曰瑤
瑤殿裏隱寒燈云如何是般若用曰活卓之地 問

一色無變異喚作露地白牛還端的也無曰頭角生也云頭角未生時如何曰不要犯人苗稼

平江府明因普賢禪師上堂拈拄杖橫按曰若恁麼去直得天無二日國無二王釋迦老子飲氣吞聲一大藏教如虫蝕木設使鑽仰不及正是無孔鐵鎚假饒信手拈來也是殘羹餽飯一時吐却方有少分相應更乃墜在空元依舊是鬼家活計要會麼兩後始知山色翠事難方顯丈夫心卓拄杖下座

興化軍西臺其辯禪師上堂舉臨濟無位真人話師召大眾曰臨濟老漢尋常一條春梁硬似鐵及平

到這裏大似日中迷路眼見空華直饒道無位真人是朝屎撮正是泥龜曳尾其僧只知季夏極熱不知仲冬嚴寒若據當時合著得甚麼語塞斷天下人舌頭西臺只恁麼休去又乃眼不見為淨不免出一隻手狼藉去也臨濟一擔西臺一堆一擔一堆分付阿誰從教撒向諸方去笑殺當年老古錐
臨安府法雨慧源禪師僧問如何是最初一句曰梁王不識云如何是末後一句曰達麼渡江
紹興府淨衆梵言首座示衆曰說法有所得斯則野干鳴詭法無所得是名師子吼古德恁麼道大似

掩耳偷聆何故說有說無盡是野牛鳴諸人要識師
子吼麼吐

報木有蘭禪師法嗣

福州中際可遵禪師郡之梁氏子 上堂曰八萬四
千深法門六六有踏超乾坤如何箇六踏不著只為
蜈蚣太多脚不唯多脚亦多口釘嘴鐵舌徒增醜拙
推豎拂泥洗泥揚眉瞬目籠中雞要知佛祖不到處
門掩落華春鳥啼 上堂昨夜四更起來呵六大笑
不歇幸然好一覺睡霜鐘撞作兩撥 上堂野外桃
華爭爛熳亭前指樹葉婆婆世人莫作尋常見多少

英雄不奈何

邢州開元法明上座依報本未久深得法忍後歸里
事落魄夕嗜酒呼盧每大醉唱柳詞數闋日以為常
鄉民侮之召齋則拒召飲則從如是者十餘年咸指
曰醉和尚一日謂寺衆曰吾明且當行汝等無他往
衆竊笑之翌晨攝衣就座大呼曰吾去矣聽吾一偈
衆聞奔眎明乃曰平生醉裏顛蹶醉裏却有分別今
宵酒醒何處揚柳岸曉風殘月言訖寂然撼之已委
蛻矣衆盡禮以葬之

雲居曉痒禪師法嗣

建康府蔣山佛慧法泉禪師

世號泉萬卷者

上堂曰古人

恁麼南禪不恁麼古人不恁麼南禪却恁麼大眾選
委恁麼王婆衫子短李四帽簷長 聖節上堂拈拄
杖擊法座一下曰以此功德祝延 聖壽便下座

上堂時人欲識南禪路門前有箇長松樹脚下分明
不較多無恁行人恁麼去莫恁去急回顧樓臺煙鎖
鐘鳴處 雪上下堂召大眾曰還有過得此色者麼
良久曰文殊笑普賢嗔眼裏無筋一世貧相逢盡道
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 上堂快人一言快馬一
鞭若更眼睛定動未免紙裏麻纏脚下是地頭上是

天不信但看八九月紛紛黃葉滿山川 僧問白雲
本無心為風出巖谷時如何曰晴作兩備 問如何
是祖師西來意曰髮長僧兒醜云未審意旨如何曰
閉戶怕天寒 向久雨不晴時如何曰白日無閑人
云未曉玄言乞師直指曰看个便是春 問南禪結
夏為甚麼却在蔣山解曰衆流逢海盡云恁麼則事
同一家也曰夢裏到家鄉 問蓮華未山水時如何
曰西瞿耶尼之出水後如何曰泗州大聖 問如何
是衲僧行履處曰甲不開倉 問二祖立雪齊腰意
旨如何曰三年逢一闰云為甚麼付法傳衣曰村派

足人醜

明州天童澹交禪師 上堂曰也大奇也大差十箇
指頭八箇鱗由來多少分明不用鑽龜打瓦便下座
僧問臨雲閣聳太白峰高到這裏如何進步曰但尋
荒草際莫問白雲深云未審如何話會曰寒山逢拾
得兩箇一時癡云向上宗乘又且如何舉唱曰前言
不及語

廣因擇要禪師法嗣

福州妙峰如璨禪師 上堂曰今朝是如來降生之
節天下緇流莫不以香湯灌沐共報洪恩為甚麼教

中却道如來者無所從來既是無所從來不知降生
底是誰試請道看若道得其思自報若道不得明年
四月八還是葛頭澆

智海正覺本逸禪師法嗣

福州大中海印德隆禪師 上堂曰法無異法道無
別道時々逢見釋迦處々撞著達磨放步即交肩開
口即敲破不敲破大小大 上堂夫欲智拔先須定
動拈拄杖卓一下曰唵嘛嚧唎娑婆訶歸堂喫茶
上堂觸境無滯底為甚麼擡頭不起田地穩密底為
甚麼下脚不得譬如天王賜與華屋雖擁大宅要匠

門入門嚮焚噲踏開真主出巨灵擡手錦鱗噴參
上堂半日寅曉何人處處旃陀佛家々觀世音月裏
麒麟看北斗白陽押子一邊青 僧問夜半正明天
曉不露如何是不露底事 日落月未上之恁麼則
五天唱不起漢地和難齊曰方人以已之鐵拍吠開
巖上月泥牛觸破巖頭雲曰元來猶在之可謂不落
今時句如在白雲中曰崔々鬼々霄漢半開之全因
今日去也曰且喜閣梨瞥地 問寒來暑往日居月
諸心地未明乞師指示曰臂長衫袖短脚瘦草鞋寬
之莫便是和尚為人處也無曰日午游都市天明往

華山

青原第十一世 洞山七世

投子義青禪師法嗣

東京天寧芙蓉道楷禪師沂之沂水人族崔氏自幼
學辟穀隱伊陽山後游京師藉右街臺寺試法華得
度具戒趨淮西謁投子於海會乃問佛祖言句如家
常茶飯離此之外別有為人言句也無曰汝道囊中
天子敕還假堯舜禹湯也無師欲進語青以拂子撼
師口曰汝發意來早有三十棒也師即開悟再拜便
行青曰且來閣梨師不顧青曰汝到不疑之地耶

以手掩耳後還沂上居馬鞍山元豐壬戌時年四十道谷
迎處僊洞次遷控提龍門又從大陽大洪皆一時名
知鉅公為之勸請自是洞上之風大行西北崇寧三
年詔住京師淨因大觀改元 敕移天寧 上堂
曰喚作一句已是埋沒宗風曲為今時通途消耗所
以借功明位用在體處借位明功體在用處若也體
用雙明如門扇兩開不得向兩扇上著意不見新豐
老子道峰巒秀異鶴不停機灵木迢然鳳無依倚直
得功成不處電火難追擬議之間長途萬里 上堂
良久曰青山常蓮步石女夜生見便下座 上堂入

道之徑內虛外靜如水澄凝万象空映不沈不浮万
法自如所以過火不待日而熟瓦不待日而涼堅在
處水天瞽猶光明暗自余乾濕同方若能如是岩前
枯木半夜開華木女携籃清風月下石人舞袖共賀
太平野老謳歌知音者和於斯明得何必重登塔廟
再見文殊道在目前一時參取 上堂假言唱道落
在今時設使無舌人解語無脚人能行要且未能與
那一人相應還會麼龍吟從側耳虎嘯謾沈吟 僧
問如何是兼帶之語曰妙用全施該世界木人閑步
火中來云如何是扣尚家風曰眾人皆見云未審見

箇甚麼曰東辟打西壁 問如何是無縫塔曰白定
籠山嶽頂終不露崔嵬二年春開封尹李公孝壽奏師
道行卓冠叢林亘有褒顯即 賜紫方袍號定照禪
師內臣持 敕命至師迎謝曰某僻父母出家時嘗
陳重誓不為利名專誠學道用資九族苟渝願心當
棄身命父母以此聽許今若不守本志竊冒 寵光
則佛法親盟皆矣於是修表具辭復降 旨京尹堅
俾授之師確守不回以拒 命坐罪奉 旨下棘寺
與從輕寺吏聞有司欲徙潞州有司曰有疾與免刑
及吏問之師曰無疾吏之何有灸瘢耶曰昔者疾今

日愈吏令思之曰已悉厚意但妄非所安乃恬然就
刑而行從之者如歸市師以法語施之獲益尤衆灵
源清禪師許曰夫措公大士也其建志立行當素有
根本豈悠悠者之所能知因贊其像曰惟唐正觀灵
潤投驩匪移所守能適其安乃曰此行略有三益一
酬往譴二順厭生三成大行今日潞州措公亦云嚴
天大雪始見松筠媚草天華亦成造化苟竊世榮實
辜恩者師抵潞川僦居學者愈親明年冬 敕令白
便庵於芙蓉胡心道俗川湊僅數百人日食粥一杯
故身引去政和七年冬 賜額曰華嚴禪寺八年五

月十四日索筆書偈付侍僧曰吾年七十六世緣已足生不愛天堂死不怕地獄撒手橫身三界外騰騰任運何拘束移時乃逝

隨州大洪第一世報恩禪師衛之黎陽人族劉氏而劉氏世皆碩儒師未冠舉方略擢上第後厭塵境請千朝乞謝簪紱為僧 上從其請遂游心祖道至投子未久即悟心要子曰汝再來人也且自護持辭謁諸名宿皆蒙印可丞相韓公緝慕師道望請開法於西京之少林未幾大洪革律為禪 神宗親灑宸翰改 賜今額 詔師居之 上堂曰五五二十五案

山雷主山兩明眼衲僧莫教錯舉 上堂若向這裏說即心即佛大似頭上安頭若說非心非佛何異迷頭認影賞箇名安箇字定箇是立箇非向甚麼處見達磨祖師然雖如此放一線道別有商量諸仁者是復誰是非復誰非是非杳絕分明萬機會麼前是官不容針後是私通車馬於斯明得晝見日夜見星於斯不明有寒暑若方促君壽有鬼神方如君福 上堂如斯話會誰是知音直饒向一句下千眼頓開端的有幾箇是迷達磨諸人要識達磨祖師麼乃舉手作提勢曰達磨祖師鼻孔在少林手裏放開之也從

教此土西天說黃道黑點胡謾漢若不放過不消一
捏有人要與祖師作主便請出來與少林相見還有
麼良久曰果然 問祖師西來九年面壁最後一句
請師舉唱曰面黑眼睛白師嘗設百問以問學者其
略曰假使百千劫所作業不忘為甚麼一梅南無佛
罪滅河沙劫又作此相 曰森羅萬像總在其中具
眼禪人請試甄別師素與無盡居士張公商英友善
無盡數以書問儒釋大要師隨問以答之無盡問曰
清涼疏第三卷西城邪見不出四見此方儒道亦不
出此四見如莊老計自然為因能生萬物即是和因

易曰太極生兩儀大極為因亦是和因若謂一陰一
陽之謂道能生萬物亦是和因若計一為虛無則是
無因今疑老子自然與西天外道自然不同何以言
之老子曰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無欲
則常有微則已入其道矣謂之和因豈有說乎易曰
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之謂神々也者妙萬物
而為言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今乃破陰陽
變易之道為邪因撥去又測之神豈有說乎望紙後
批示以斷疑網致也師答曰西域外道宗多迷要其
會所不出有無四見而已謂有見無見亦有亦無見

非有非無見也蓋不即一心為道則道非我有故右
外道不即諸法是心則法隨見異故名邪見如謂之
有々則有無如謂之無々則無有々無則有見競生
無有則無見斯起若亦有亦無見非有非無見亦猶
是也夫不能離諸見則無以明自心無以明自心則
不能知正道矣故經之言詞所說法小智妄分別不
能了自心之何知正道又云有見即為垢此則未為
見遠離於諸見如是乃見佛以此論之邪正異途正
由見悟殊致故也故清涼以莊老計道法自然能生
萬物易謂大極生兩儀一陰一陽之謂道以自然太

極為因一陰一陽為道能生萬物則是邪因計一為
虛無則是無因嘗試論之夫三界唯心萬緣一致心
生故法生心滅故法滅推而廣之彌綸萬有而非有
統而會之究竟寂滅而非無亦非々無非有亦
非々有四執既立而非斯遣則自然因緣皆為戲論
虛無真實俱是假名矣至若謂太極陰陽能生萬物
常無常有斯為衆妙之門陰陽不測是謂無方之神
雖聖人設教示悟多方然既異一心寧非四見何以
明之蓋虛無為道々則是無若自然若太極若一陰
一陽為道々即是有常無常有則是亦無亦有陰陽

不測則是非有非無矣儒或謂妙萬物謂之神則非
物物物則亦是無故西天諸大論師皆以心外有法
為外道萬法唯心為正矣蓋以心為宗則諸見自亡
言雖或異未足以為異也心外有法則諸見競生言
雖或同未足以為同地雖然儒道聖人固非不知之
乃存而不論耳良以未即明指一心為萬法之宗雖
或言之猶不論也如西天外道皆大權菩薩示化之
所施為橫生諸見曲盡異端以明佛法是為正道此
其所以為聖人之道順逆皆宗非思議之所能知矣
故古人有言緣者真宗未至孔子且以繫心乎矣

有所歸不應獨執權教然知權之為權未必知權也
知權之為實斯知權矣是亦周孔老莊設教立言之
本意一大事因緣之所成殆所成終也然則三教一
心同途異異輟究竟道宗本無言說非維摩大士孰能
知此意也

沂州洞山雲禪師 上堂曰秋風卷地夜雨翻空可
中別有清涼箇裏更無熱惱是誰活計到者方知統
落見聞即居途路且道到家後如何任運獨行無伴
侶不居正位不居偏

長安福應文禪師 上堂曰明々百草頭明々祖師

意直下便承當錯認。為矢惺惺底築著。儘著惺惺
空和況合水。龜毛拂逼寒。虛空兔角。扶撐天柱。地日
射珊瑚林。知心能幾。今以神子擊禪床下座。

嘉泰普燈錄卷第三

音釋

愿願音 贊於切 倫倫切 捷疾切 葉葉切 指加切 駭駭切
灼薄切 沒沒切 噲快音 拐都切 拈拈切 羅羅音 味力切 皆皆切 桴桴切 排排切 駒駒音 但但音
踪孝音 尿奴切 奈奈音 靴許切 胫胫切 晃戶切 廣廣音 醜醜音 羶羶音 冥冥音

慵常切 容容音 淬取切 內內音 礪厲音 捩居切 連連音 媽馬音 髻髻音 懊烏切 皓皓音 擺擺音
沂魚切 衣衣音 癩蒲切 官官音 磕克切 盞盞音 頰之切 忍忍音 惜母切 總總音
餽搜音 鑄鑄音 虛虛音 詐詐音 灌貫音 蘇蘇音 噓噓音 味味音 利利音 擗尼切 止止音 捍捍音 卑卑音

